

著丁爾瑪拉

譯 蠡 陸



拉 齊 萊 葛

刊叢活生化文

IX

拉 齊 萊 葛

A. DE LAMARTINE

譯 蠡 陸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九 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號版

##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九 種

巴 金 主 編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 鈺 鹿 路 一 弄 八 號  
重 慶 國 民 路 一 四 五 號  
漢 口 交 通 路 四 十 號

印 刷 所

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 葛 萊 齊 拉

拉 瑪 爾 丁 作

陸 蠡 譯

定 價 五 元

第

一

章





十八歲的時候，家人將我託給一位親戚照管。她因事要同她的丈夫到托斯坎納去。這是給我旅行的機會，家居和都市生活使我的心靈的最初情熱因缺少活動而銷沉下去了，藉此我得以從這長此堪虞的宴安中拯拔出來。我懷着，有如行將目覩揭開大自然和生命的最莊麗的韓幕般的童年熱狂，動身出發。

兒時素稔的，在地平盡處，密里小山之巔，遙遙在望的閃爍着終古白雪的阿爾卑斯山；詩人和旅行者在我的心中投映下如許鮮明的影像的海；在科琳納書頁上和哥德的詩句：

汝其知否有地石榴花璀璨？

中可說是已經吮吸到溫熱和怡爽的意大利天空；才讀了不久的充盈腦際的古史課程中的至今依然屹立的古羅馬碑物；末了，自由；在遼遠的景物上賦以一種誘惑的遠距離；一如青年的幻想所能預期；事先構成興趣和口味的長途旅行中不可逆知的某種災厄，奇遇；和彷彿開始了解一個新的世界似的語言，容貌，風俗的變換，凡此種種，令我神思飛越。在動身前數天悠長的日子中，我生活在一種恆常的陶醉狀態裏。這種沙芙④瑞士，日内瓦湖，沁下降冰川⑤岡沫湖，⑥米蘭，⑦弗洛倫斯等處大自然的偉觀每天催喚起來的

④ 托斯坎納 (Toscane) 意大利中部，位於亞平寧山脈東南。首邑為弗洛倫斯。

⑤ 科琳納 (Corinne) 史得安夫人 (Mme Staël) 名著備述意大利之光榮。

⑥ 哥德迷娘 歌首句。

⑦ 沙芙 (Sappho) 法國東南部多山區域，與意大利毗連，為著名風景區。

熱狂，除非我遊罷歸來，方會平息。

牽引我的旅伴到里美納來的事務，遙遙無期地儘自遷延下去，他們說不待我見過羅馬，拿波里，便要將我帶回法國。這就是當我正要抓住幻想的當兒，又把牠奪去了。我對於這般主張，內心起了反感。我寫信給我的父親，要求他准許我獨自繼續在意大利旅行，而不等待這極少嘉許希望的回信到來，我便決定先牠一着以事實來違命了。我想：『即使阻止的信到來，也來不及了。我也許會被訓斥一頓，但將會被原諒的；我就回來，可是我已經見識過了。』我檢點一下我些微的川資；但是我估量到在拿波里有一位母親的親眷，我回來時向她借一點路費，是不會遭拒絕的。在一個皎潔的夜晚，我搭上了往羅

② 沁卜隆冰川 (Glaciers du Simplon) 阿爾卑斯亞平寧山中隘道，實爲冰川河床。

③ 岡沐湖 (Lac de Come) 在阿爾卑斯山麓，意大利名勝之一。

④ 米蘭 (Milan) 里美納 (Livourne) 俱意境。

馬去的郵車，離開了里美納。

在一條通往西班牙廣場的暗黑的街道上，我寄寓在一位羅馬書師的家中，我孤獨地在一間小室中過了一冬。我的面貌，我的年青，我的熱情，和客地的孤獨，使一位在弗洛倫斯到羅馬途中遇見的旅伴對我很關心。他突然地和我交好。他是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美少年。好像是著名歌師大衛的兒子或姪兒。大衛是當時意大利舞臺上唱次中音的頭等脚色。已有相當年紀。他是到拿波里聖查利戲院去作最後一次的演唱的。

大衛父親般的待我，他的年青的旅伴對我也十二分和窩慈祥。我則滿不在乎地以我那年齡的坦白報答這番盛意。我們還不曾到羅馬，這位美少年和我，已經要好到不得不開交的了。在那時候，從弗洛倫斯到羅馬，郵車至少要走三天的工夫。在旅店中，新朋友便是我的翻譯；在餐桌上，他第一個先招呼我；在車廂裏，他靠身收拾一個最好的坐位給我；睡的時候，無疑地，我總是枕在他的肩膀上。

當郵車走到托斯坎納或薩賓納山間上坡的長路，我從車中走下來的時候，他和我

一道下來，將地點解釋給我聽，告訴我各個城市的名字，指出各個紀念物。並且在途中採了美麗的花，買了美麗的無花果和葡萄；將這些果品裝滿了我的雙手和帽子。大衛看到他的伴侶對我的友愛，好像很高興。他們有時望着我會心地一笑，睿智而溫良的微笑。

晚間到了羅馬，我自然而然地下榻在和他們同一的旅館中。我開了一號房間，直到第二天我的朋友來叩門叫我吃早餐時方才醒來。我趕忙穿好衣服，走到旅客畢集的客廳中。我想和我的朋友握手，在賓客中用眼睛遍找不得，一種微笑在大家的臉上顯露出來。在大衛的身邊，不是他的兒子或姪兒，我看見一位裝束入宜的羅馬少女的可愛的倩影，黑的頭髮在額際結成辮兒，用兩枝頂端嵌珠的金針，有如蒂伏里村婦們所戴的，挽在後面。這就是我的朋友，到了羅馬之後，已恢復她的裝束和女性了。

她目光中的嫵媚和微笑裏的彬雅，令我幾乎不能自信。但無疑地這便是她。「衣服不會使心改變哪，」這位羅馬姑娘說，臉孔微微一紅。「只是你不能再睡在我的肩上，並且從前是你受我的花，現在要你送花給我了。這樁故事可以使你得到教訓，以後，別人對

你的友誼是不可貌相的，也許是另一回事呢。」

這位小姑娘是一個女歌者，大衛的弟子及得意門生。老歌師帶她往來各處，將她扮成男子，以免途中盤詰多費唇舌。他倒是像父親般，不僅是保護者似地看待她，對於他自己讓她和我要好的柔美的無知的親暱，一點也沒有妬忌之意。

## 二

大衛和他的女弟子在羅馬約須勾留數星期。我們到後的翌日，她復穿上男子的服裝，領導我先到聖彼得教堂，繼後到歌麗內鬪獸場，弗拉斯卡底，蒂伏里，和亞爾伯諾。②這樣，我便避免了雇傭的導遊者在旅客跟前將羅馬的屍骸節節肢解的千遍一律的複述，他們，在你的影像中投下許多人名，地名，日子，那種單調的嘮叨，纏住你的思想，將你對於佳勝觸發的情緒驅散。拉加彌雅（少女的名字）並不淵博，但是，生在羅馬，她本

能地知道美麗的地點和幼時銘刻腦際的偉大景物。

她不假思索地領導着我，在適宜的時間到適宜的地點，去觀摩古城的遺跡：早晨，到蒙得資遮，大圓穹的杉蔭之下；晚上，到聖彼得柱廊巍巍的黑影中；月光下，去歌麗茵靜寂的園圍裏；秋時往日，則往亞爾伯諾，弗拉斯卡底，和蒂伏里瀑聲琮琤飛霧如注的西比里寺宇。她是快樂而熱狂的，在歷劫和死滅的廢墟中，有如一座永恆不死的「青春」女神。她在賽而梨·梅坦拉的墓上跳舞，當我坐在一塊石頭上幻想着的時候，她吐出舞臺的歌喉，響徹邁奧克雷宮殿陰森的穹宇。

晚上，我們回到城裏來，車中滿載着花朵和石像的殘片，與因事滯留城中的大衛重聚在一起，在他的戲院包廂中過了白天餘剩的時間。這位女歌者，比我大了幾歲，對於我，除了有點過分溫柔的友誼之外，沒有表示什麼別的感情。我自己，也太羞怯得不能有其他的表示；我簡直不會想到，縱然她是美麗而我是年青。她男的服裝，男子性的親暱，次高音的男子的聲音，和她無羈的風度，予我以這般的印像：我只看作她是一位美男子，一位



## 同伴，一位朋友。

- 聖彼得 (Saint Pierre Eglise) 教堂爲世界最大天主教堂。在羅馬伐第崗 (Vatican) 宮畔。昔聖彼得殉道處。始建於一四五〇年。至一六一四年方告落成。爲布拉蒙得 (Bramante) 拉法愛爾 (Raphaël) 及米啓益格羅 (Michel Ange) 諸人之心血結晶。
- 歌麗芮 (Colisee) 古羅馬巨大鬪獸場。可容觀衆八萬人。中世紀時被毀。現龐然遺址尙存。
- 弗拉斯卡底 (Frascati) 羅馬郊外別墅。以園林噴泉勝。
- 蒂伏里 (Tivoli) 舊名蒂浦爾 (Tibur) 羅馬古代詩人如荷拉士 (Horace) 等。對此頗多吟咏。
- 亞爾伯諾 (Albano) 距羅馬二十公里。以亞爾伯諾湖得名。湖水能癒瘋濕等症。
- 蒙得賓達 (Monte Pincio) 羅馬北面小山。古有花園山 (Colline des Jardins) 之稱。登山盡覽羅馬全城。一望無遺。
- 西比里 (Sibyllie) 古代供奉愛普羅神的女祭司。有預言禍福之能。

拉加彌雅去了之後，我完全孤獨地留在羅馬。沒有一封推薦的書信，除了拉加彌雅介紹給我的那些地點和殘址之外，一無相識。我寄住在他家裏的老畫師，一向足不出戶，只是在星期天伴着他的妻子和與他一樣勤苦的小女兒去做一回彌撒。他們的家好像修道院一樣，藝師的工作，僅因了粗礪的餐食和祈禱方纔間歇的。

黃昏，當落日的餘暉在貧苦的畫家居室的窗上消逝，當附近的教堂發出在意大利與畫告辭的 *Ave Maria* 的鐘聲，這家人唯一的休息就是大家一起來誦着讚詞和低下地唸着主禱文，直至喉音爲嗑睡低沉，在模糊和單調的喃聲中消失，彷彿爲夜風捲到灘頭的海浪，漸漸微弱無聞。

我心愛這夜間莊嚴肅穆的場面。在三個靈魂上達於天的讚美詩中結束了勤苦的

一天，各自休息。這樣令我憶起我的老家，那兒，傍晚，我的母親在薄暮最後的暉光中，將我們召聚攏來，有時在她的房裏，有時在密里小花園沙鋪的小徑上，叫我們祈禱。在這素不相識的家庭中，發現了這同樣的習慣，同樣的舉止，同樣的宗教，我覺得彷彿在故居的簷下。我從來不曾見到比羅馬人一家的生活更多默念，更孤獨，更勤勞的。

書師有一位兄弟。這位兄弟沒有和他住在一起。他是教授意大利語給羅馬過冬的上流外國人的。他不僅是語文教師，而是負有盛譽的羅馬學者。年紀尚輕，身材魁梧，性質有點古風，他曾在那求祖國自由的復活的羅馬民黨的革命嘗試中大顯過身手。他是保民官（Tribun）之一，當代的李齊，在為法國人煽起的古羅馬的短期復活中，不久便被孟克和拿破里人所撲滅的，他做過重要腳色。他曾在凱旋廟向民衆演說，樹起獨立的旗幟，佔了共和國主要的位置。反動的時候，他便被控訴，壓迫，囚禁，他應該多謝法國人的到來，將共和黨人救了出來，而將共和國沒收了。

這位羅馬人對革命的和哲理上的法國推崇備至：他痛恨皇帝和帝國。對於他，正如

一切的意大利自由黨人一樣，鮑拿伯（Bo naparte，拿破崙的姓氏）是自由的該撒。年紀輕輕的我也同樣的感情。這種意見的契合不久便在我們中間互相表示出來了。當我們一同讀着詩人蒙蒂①烈火般的詩句或亞爾斐利②共和主義的戲劇時，見我以這般年青而又古道的熱情在自由的激昂聲調中顫慄着，他看到可以和我開誠相見，於是不復是他的學生而是他的朋友了。

#### 四

自由是人類神聖的理想的明證，就是牠是青年的最初幻想，只是在心苗枯萎精力衰老或失望的時候，才能在我們的靈魂中消失。二十歲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民主黨。勞瘁了的心沒有一個不卑屈的。

豈不會有多少次，教師和我，跑去坐在邦斐利別墅的小山上，在那兒望見羅馬城，以

及牠的圓屋頂，牠的廢墟，牠的底勃爾河污濁的靜靜的含辱的在龍圖橋對稱的穹窿底下流着，那兒可以聽見噴泉幽咽的潺潺聲和民衆在荒涼的街道上靜悄悄地走着幾乎

① 李齊 (Colo di Rienzi) 原名 (Nicolas Gabrino) 古羅馬保民官。一三四七年反抗貴族的民衆首領。死於一三五四年騷動中。

② 羅馬在紀元前五一年爲民主國。自奧古斯德大帝 (31 B.C.) 大權獨攬，卽皇位後，暴主相繼，民不堪命。故輒憧憬於昔日之自由，冀古羅馬之復活。

③ 孟克 (Mack, 1752—1828) 奧國子爵，爲反對法國革命主力之一員。

④ 凱旋廟 (Capitole) 爲宙波德神廟，位於羅馬七山之一的太平山 (Tarpéien) 上，凱旋者於此受慶典，視爲無上光榮。

⑤ 蒙蒂 (Vincenzo Monti, 1754—1828) 意大利戲劇作家及敘事詩人。

⑥ 亞爾麥利 (Le Comte Victor Alfieri, 1741—1803) 意大利悲劇詩人，筆姿以雄健勝。

沒有響動的脚步聲！豈不會有多少次，我們爲了這委身於暴政的世界的命運落幾滴痛淚，而哲理和自由在法蘭西和意大利的曇花一現，只是爲了到處被污，被騙，被壓迫而產生的！豈不會有過多少低聲的咒咒，從我們的胸膛發出來，對於人類精神上的暴君，對於膺榮的兵士，在革命中磨練出來，只是從其中汲取精力來翻頭消滅革命，將民衆重新投獻在一切的成見和奴役的跟前！就在這時期，我產生了對人類精神解放的熱愛和對於當代英雄的內心的憎恨，同時也是經過一番推考的憎恨，縱然紀錄中每多誑言者，但思索和時間能以公允的論斷的。

## 五

就在這些感覺的影響之下，我研究羅馬，牠的史乘和紀念物。早晨，在都市的蠢動不能使默思者的想念散弛之前，我獨自個兒出去臂下挾了歷史家，詩人，羅馬描述家的作

品。我跑去坐在孚隴●歌麗芮的遺址上，或漫遊郊野。我時而眺望着，時而讀着，時而思考着，對羅馬作一番切實的研究。這是我最好的歷史課程。古代的風物，不獨不令我厭惡，反成了一種愛好。不過我只是隨心所好的並無任何計畫的研究而已。我信步走着，我從古代的羅馬走到近代的羅馬，從百代翁●走到萊涅第十●的宮殿，從蒂浦爾荷拉士●的小屋走到拉法愛兒●的故居。詩人，畫家，歷史家，偉人，一切在我的眼前七亂八糟的經過。

● 孚隴 (Forum) 古羅馬集合的場所。市場，裁判廳，衆神廟，祠宇，俱在其間。

● 百代翁 (Panthéon) 爲羅馬神廟。一代偉人如維克多愛瑪努爾第二等，葬骨於此。

● 萊涅第十 (Jean de Medicis Leon X) 一五一三年至一五二一年羅馬教皇，於保護藝術，科學，

文學頗具功績。

● 荷拉士 (Horace, 64—8 B.C.) 著名拉丁詩人。

● 拉法愛爾 (Raphael, 1483—1520) 羅馬不朽畫家，雕刻家，及建築師。

我只是在當時和我有深切關係者的前面，逗留了一回。

十一點鐘我回到畫師家中我自己的小室裏吃早點。在工作的桌子上，我一面讀，一面吃着麵包和乳酪。我喝了一杯牛奶，於是便埋頭工作，做札記，寫，直到午餐時分。午餐是房東主婦和她的女兒親手爲我們預備的。餐後我復出外作別的遊程，到傍晚方才歸來。同畫師的家人作幾點鐘的談話和長時間的夜讀，便結束了這平靜的日子。我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社交的需要。在孤獨中也能自得其樂。羅馬和自己的心靈，便儘夠了。這樣地我過了一個長冬，從十月直到次年四月，沒有一天的疲倦和不耐煩的。十年後，我寫了一些關於蒂浦爾的詩，便是這時候的印象的回憶。

## 六

現在，當我在腦中細索所有的羅馬印像時，我只找到兩個壓倒一切的，至少是駕凌



一切：羅馬民衆的作品，歌麗茵鬪獸場，和天主教的傑作，聖彼得教堂。歌麗茵是超人的民族的偉大的遺跡，爲了驕傲和殘酷的享樂，建起能夠容納一整個國家的紀念物。在質量上和亘久上看來，這是堪與自然的鉅作相頡頏的紀念物。底勃爾河也許會在溜泥的兩岸中乾涸，而歌麗茵將永遠巍然獨存。

聖彼得教堂是思想、宗教，和一個時代中整個人道的結晶。這不是命定來容納醜惡的民衆的巨廈，而是命定來容納人類全部的哲理，一切的祈禱，全部的偉大，和全部的思想的。牆壁好像不是依照着人的比例而是照着上帝的比例，高築而廣建。只有米啓盎格羅一人懂得天主教的真諦，在聖彼得教堂中將他最高尚最完美的表現呈獻給上帝。聖彼得是真正的石築的封神榜，是基督教永垂後世的化身。

哥底式的教堂建築是無埒的蠻俗。只有米啓盎格羅一人的概念中含孕有哲理。聖彼得便是哲理的基督教義，神聖的建築驅逐了黑暗，而將廣大的空間，美，對稱，和源源不絕的光線延納其中。羅馬聖彼得教堂之所以莫與倫比地美者，在於牠全部的輝煌，命定

是鋪飾神意的廟殿而已。

基督教也許曾歸於消滅，而聖彼得則依然是普遍的、永久的、有理性的神宇，亘古長存，不問繼基督教之後者爲何種宗教，只要牠配得上人道和上帝。這是人類的英華，爲神意所啓發，在地上築就的最幽玄的廟宇。進入其間，不知道是古代的抑是近代的廟宇；沒有纖微的處所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沒有一個圖象眩惑你的思想；各宗各派的人們，進後都懷着同樣的虔敬。人們覺得這所只是神意所居的聖殿，沒有其餘的意念瀰漫其中。

撤去牧師，除去聖壇，卸下圖畫，搬去神像，一點都不會改變，永遠是上帝的聖居！或者可以說，聖彼得是唯一屬於上帝的千古不磨的基督教的偉大象徵，在上帝的弘德和聖潔中獲得了一切時代一切人類不息地演進的宗教的思想的麩孽，隨着上帝的顯赫發揚宏大，在光明中與上帝相通，隨着融聚全部民衆於同一敬仰的增長無已的人類精神擴大，將一切的神祇形成唯一的上帝，將一切信念併成唯一的教義，將一切的民衆合成唯一的「人道」。

米啓盎格羅是歷劫長存的天主教的摩西，有一天會被人了解的。他作了未來時間所不能毀滅的「方舟」●建了尊爲神明的理性的百代翁。

## 七

終於，在飽遊羅馬之後，我想一遊拿波里。這是維齊爾●的墳墓，戴索●的搖籃。尤其令我神往。在我看來，山川所鍾，總有人傑的。有拿波里，便有維齊爾和戴索。好像他們昨天還活着，他們的遺燼尙然溫熱似的。隔着大氣的氛圍，就波西里卜●桑朗●維蘇威●和大海望來，我便可預卜他們的綺麗和才華。

我在三月尾動身赴拿波里。和一位法國商人同來一部驛車。他是爲得要減輕旅費，正在找一位旅伴的。離伐里屈利不遠，我們遇見從羅馬到拿波里去的郵車，翻倒在路邊，被鎗彈打得蜂巢般的。郵差，馬夫，和兩匹馬都被殺死。他們正將死者抬到附近的破屋中

去撕毀了的公函和信件的碎片在風中飛舞。匪衆已奔上阿勃盧茲的大道了。法國的騎兵支隊和步兵隊，本部駐紮在得拉莘納的，正在山中兜剿。前鋒隊的鎗聲歷歷可聞，山腰間可以望見一朵朵的槍煙。每隔若干距離，我們便可以遇見法蘭西和拿波里的配置在沿途隊伍的防哨站。當時就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進了拿波里王國。

① 太古之世，洪水氾濫，上帝命挪亞造方舟，遣每種鳥獸各一對，避入舟中。事見聖經創世記。

② 羅齊爾 (Virgile, 70 - 19 B. C.) 羅馬偉大詩人，但丁神曲中擬之爲天堂地獄之導遊者。

③ 戴蒙 (Pausanias, 111 - 193) 意大利詩人。

④ 波西里卜 (Pausanias) 拿波里灣及布林迪西灣間小山，高一百七十七公尺，山麓有古羅馬葬骨處。

(Columbarium) 墳址，相傳羅齊爾墓在於此。

⑤ 桑朋 (Sorrente) 意大利小城，距拿波里灣約二十五公里。

⑥ 維蘇威 (Vesuve) 意大利活火山，距拿波里約八公里，高一千二百餘公尺。

這種匪案是有政治性質的。繆拉 ① 當朝，卡拉勃勒人 ② 仍然頑抗。法爾提南王 ③ 退居西西利島，維持着山中游擊隊首領的津貼。著名的弗拉·狄阿伏羅便是隊中首領。他們的策略便是暗殺。只是在拿波里四周，才有安全和秩序。

四月一號我到了拿波里。不多幾天之後，我會見了一位和我差不多年齡的青年朋友，我真是如親兄弟般的依戀着他的。他的名字叫亞蒙·達·維柳（Aymon de Yriou）。從他的孩提時代直到他的逝世，他的生命與我的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們

① 繆拉（Murat, 1767—1815）拿破崙一世妻舅，為騎兵隊名將。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封他為拿波里國王。

② 卡拉勃勒（Calabre）意大利西南部多山區域。歷史上為盜匪盤據之地。

③ 法爾提南王，係指法爾提南王一世（Ferdinand I）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王位被奪，退居西西利島。

兩人的生存彼此都成了對方的一部份，說到我自己的時候，到處都要提起他……

## 插 曲

一

在拿波里，我過着同樣的默思的生活，正如在西班牙廣場老畫師的家中一樣。只是不再在古代的廢墟中終日閒蕩過活，而是在拿波里灣畔或海中消磨我整日的時間的。晚上，我回到古舊的修道院中，在那裏，多謝我媽媽的親戚的招待，我住在一間上方碰到屋頂的小小的樓房，懸廊上點綴着幾盆花卉和蔓藤，廊前可以望見海，維蘇威火山，加斯達拉瑪拉礦泉和桑朗。

當清晨天際清澄，我望見在彼海濤橫擊的黃色的懸岩陡壁之巔，有如天鵝巢壘，閃爍着詩人戴索的白屋。這景色使我欣狂。房屋的光輝射入我的靈魂深處，有似榮譽的光

輝，遠遠地照着我的童年，照臨我的黑暗。我想起這偉人一生，荷馬史詩般的場幕：當他，出自獄中，爲幼童所嫉妬，成人所讒詬，甚至他唯一的寶藏，天才，也被譏諷抹煞，他回向桑朗的故居，尋求一些安息，憐憫和柔情，他假裝乞丐，求早從前疼愛他的姊姊，試探她的心，至少，看她會不會認識他。

『她立即認得是他，』在率直的自傳裏這樣地說。『不顧他憔悴的病容，銀白的鬚鬚，和破爛的外衣，她以至上的柔情和愛憫，投入他的懷中，正如他做法蘭拉侍臣時，穿着金碧的服裝時一樣，她認識她的兄弟。她的聲音爲嗚咽所哽塞；將他緊緊抱在心頭。她爲他洗足，捧上他父親的外衣，爲他張筵設宴。但是兩人對此盛筵，彼此都不能下咽，他們的心是涵含着眼淚；他們哭了一整天，一句話也不能交談，望着大海，各自懷想着童年。』



一天時正初夏，拿波里海灣四週圍繞着小山，白屋和葡萄枝葉鋪滿的岩石，環成一片比天空還藍的碧海。好像一枚白沫迸湧的蒼綠的古檣，邊緣和環耳上飾着常春藤和葡萄枝葉。這正是捕魚的時令，波西里卜的漁夫，結棚岩石之上，在沙土纖細的淺灘上張開漁網，夜間，懷着自信，到離海濱二三海里的遠處去捉魚，直到喀普里、普洛西達、伊什亞的峭壁之下，或該伊得灣中。

有人攜了樹脂的火炬，燃點起來，用以誘聚魚類。魚羣疑是薄暮的暉明，便逐光而上。一個孩子蹲在船頭，一聲不響地歇着身，火炬斜照水面上，漁夫則俯瞰水面，覓取水族的蹤跡，然後下網。這火光，亦如爐中巨燄，在海面上反射出長長的波動的紋，正如皓月投映下的一片修長的銀影。浪濤的起伏，益發令其搖曳不定，眩目的光芒，隨着波浪延展開

● 喀普里 (Capri) 拿波里灣中小島，羅馬奧古斯德大帝的繼位者蒂貝勒 (Tiberie) 在此渡其晚

年。蒂貝勒生活豪奢放逸，故後人輒曰喀普里為淫樂之地。

來，前面的波浪，復將光輝反射到後面的波浪上，互相輝映。

三

我的朋友和我，時常坐在瀟瀟瀟瀟的若納皇后宮殿的遺址上或是一塊礁石上，過了幾個整整的鐘頭。眼望着迷幻的光影，企羨着貧窮的漁夫們無憂無慮的飄盪生活。

旅居拿波里的數月間，我們每天在郊外或海上的遊程中與人們的日常的接觸，使我們漸漸諳習了他們抑揚的，清朗的，側重於姿態和眉目表情的言語。在未認識他們之前，好像他們是倦於生活的無謂的自擾，預知未來的哲學家們。我們嫉羨那時充滿了拿波里船埠頭和沙灘上的那些幸福的「拉薩羅尼」(Lazzaroni 窮光蛋們)他們，日裏，睡在小舟的影下，沙灘之上，聽着他們的流浪詩人們的卽興歌曲，晚間則在葡萄棚下，挽着和他們身份相同的姑娘們，跳個泰楞塔拉舞。我們熟悉他們的習慣，性格，和風俗，較

之那些與我們從來不來往的縉紳們，要了解得多了。這種生活使我們欣喜，使得那種在命運尚未召人行動或思索之前徒令青年們耗盡幻想的靈魂的狂熱的盪動在我們心中入睡。

我的朋友年二十歲，我是十八。我們正當那種年齡，會將現實和幻想混在一道的。我們決定要和這輩漁夫們結識，上船去過幾天和他們同樣的生活。在起伏的波浪的搖籃中，帆之旁，星辰璀璨高天之下，渡這般溫暖輝煌的長宵，於我們看來好似一種自然的最神妙的享樂，就是說起來也會神往的。

自由的，我們的行動和遊蹤，不需任何人負責。第二天我們便將所幻想的來實現了。跑過通到波西里卜山麓的詩人維齊兒之墓去的麥哲里拿海灘，拿波里的漁夫們就在那裏將船拖到沙灘上去，在補綴他們的破網的，我們遇見一位精神矍鑠的老翁。他正將漁具搬上一隻彩色煊爛的小艇，船尾上嵌了一塊聖弗朗桑的小小雕像。一個年約十二歲的孩子——漁夫唯一的搖槳者——此刻正將兩塊麵包，一塊金黃色的好像沙灘上

小石塊的發光的堅硬的水牛乳酪，幾隻無花果，和一個盛着清水的土缶，拿到船上。

這一老一小的神采吸引了我們。我們接談起來。當我們提議說請他接受我們做他的槳手，將我們帶下海去的時候，他微笑了。

『你們的手上沒有胼胝，』他說，『握槳柄時是必需有的。你們白白的手，是生就弄弄筆桿兒而不是玩木器的：在海上被風吹老，未免可惜。』

『我們還年青，』我的朋友回答說。『在我們未曾擇定何項職業之前，統統都想試一回看。你的職業使我們歡喜，因為這是在海之上，天之下做的。』

『你說得有理，』老船戶這樣地回答道。『這項職業，能令人心滿意足，將靈魂委托聖者保護。漁夫是直接受天庇護的。人們都不知道風和浪從何而來。鏗刀和鎗，在工人手中，財富和恩寵，在皇帝手中，而漁艇則在上帝手中。』

這種「巴加羅勒」●虔誠的哲理，愈使我們堅持剛才的意見，和他一同上船去。在一番持久的拒絕之後，他答應了。我們商量妥定，我們每人每天給他兩個卡林，●作為我

們習藝和飲食的用費。

商量定當之後，他便叫他的孩子到麥哲里拿去添一份糧食：麵包，酒，乾乳酪，和水菓。在日沒的時分，我們助他移艇下水，我們起程。

#### 四

第一夜是甘美的。海面平靜，有如裝嵌在瑞士山間的湖沼。當我們離岸漸遠，我們望見宮殿的窗戶中的和拿波里船埠上的火舌，漸漸在昏暗的地平線下隱沒。僅有燈塔示我們以海岸。這燈光，在維蘇威火山口中噴出的臭臭的烟柱前面，便顯得蒼白了。孩子已

● 巴加羅勒 (Barcarole) 威尼斯人稱爲 baearolo 搖小艇者。

① 卡林 (Carlin) 意大利古幣名。

入半睡狀態，手中火炬搖曳不定，每當漁夫撒網或收網的時候，輒給艇身以輕微的動盪。我們，迷醉地，傾聽着琤琮的水珠，有如貝珠落入銀盤，和諧地，自漿上滴入海中。

我們很久便已繞過波西里卜的尖嘴，經布蘇里和貝依亞灣，渡該依得的港峽，到了米賽納岬和普洛西達島。我們已經入了大海；睡魔攔住我們，我們便在坐檣底下，睡在孩子的旁邊。

漁夫將褶藏在船底的沉重的布帆，張蓋在我們身上。這樣，我們便在浪窩中睡去，僅能使船桅微微斜欹的幾乎感覺不到的海的波動，爲我們催眠。我們醒來的時候，天已大明。

絢爛的太陽在海面印上了火赤的無數條的錦帶，復映射到不知名的海岸上的白屋。一陣岸上吹來的微風，使我們頭上的風帆躍動，送我們出了一灣又是一灣，一礁復一礁。這便是可愛的伊什亞島峻壁參差的海岸，是我後來百般心愛而想久住的。小島，出自海際，浴在光濤裏，與天空的藍色相融合，初次地在我看來，好像是詩人的幻想，在夏夜輕

柔的夢裏浮現着。

五

劃分該伊得灣的拿波里灣和伊什亞小島，與洛普西達島間，隔一條狹狹的海峽，原不過是一座陡峭的孤山。白色的時被雷擊的山峯，齒形參差的沒入天際。險峻的山腹，鏤刻着山谷，溪澗，急湍的河床，自頂至麓，滿被着栗樹的濃蔭。漸漸斜到水裏去的離海甚近處的斜坡，負有幾間草屋，幾座鄉村風味的別墅，和幾舍在葡萄棚間半隱半現的村落。每一村落都有各自的「瑪林納」(Marine) 他們稱小小的港灣為「瑪林納」的，那兒有本島的漁舟停泊，間或有大船的桅柱，掛着拉丁式的蓬帆，微微地搖盪着。帆架與岸上的樹木和葡萄藤，就要碰着了。

浮懸在山坡間的小屋，或隱藏在谷底，或豎立平野上，或突伸到海角，背面靠着栗樹

林，有杉木的樹蔭掩蔽着，白色的穹廊飾着流蘇般的葡萄藤，沒有一座小屋不會使你夢般地想起，這是詩人或愛侶的理想素居。

我們目擊偉觀，不會疲倦。海濱饒產魚類，漁夫夜來收獲甚豐。我們停泊在海島的一個小灣中，在鄰近的泉中汲取飲水，在岩下略為休息。日暮時，我們動身回拿波里，我們睡在打槳的橈下。一塊方布帆，橫懸在船首的小桅上，由孩子管理繩纜，便儘足使小艇駛過普洛西達岩礁及密瑞納海岬。海面上，濺起了白色的浪花。

由我們的協助，老漁夫和他的孩子將小艇曳到沙灘上來，將魚籃攜回麥音里拿岩下他們居住的小屋的地窖中。

## 六

以後的幾天，我們興高彩烈地重操舊業。我們先後將拿波里的海面遊遍。我們隨着



海風，任其所之的到處飄駛。這樣地我們到過喀普里島，那兒，令人重新想起蒂貝勒的可怕的陰影來；居墨及其隱沒在野生無花果樹和桂樹陰下的廟宇；貝依夏和牠的陰鬱的沙灘，有如曾受地庇護的羅馬士民，昔時曾是年青秀麗，而現在是蒼白而衰老了；邦蒂濟及龐培城，在維蘇威火山的熔岩及灰燼底下微笑；加所得拉馬勒，桂樹和野栗的高黑的樹蔭，照映在海中，令灣中渲游不息的波濤染成濃綠色。老漁夫到處都認識幾家和自己相似的漁家，當海面粗暴，不能回拿波里的時候，便受盡他們的款待。

兩個月來，我們不曾進過旅店。我們同貧苦大眾一起在露天底下過着大眾的素樸的生活。爲要愈加接近自然，我們也成了貧民了。我們穿了他們的服裝，我們說他們的話，可說是他們生活習慣的質樸將他們感情的率直處傳給我們了。

● 邦蒂濟 (Portici) 和龐培城 (Pompeia) 在紀元後七十九年維蘇威火山大爆發時，全城爲熔

岩淹沒。至十八世紀方才被人發掘出來。

幾乎這種轉變。在我們——友人和我——並不費任何代價。我們兩人都是在鄉間長大的，在革命的暴風雨中，我們的家族飄零四散，我們自從幼時，便過着很久的鄉村生活；他，當他的母親被繫入獄的時候，住在格雷錫伏丹中一位將他收養的保母的家裏；而我，寄居在麥貢山裏小小的陋室中，是我的父母在舊巢被危害後重新建築的。我們山間的勞力者，牧人，和拿波里灣中的漁夫們，其間除了職業和言語以外，並沒有什麼差別。犁溝和浪溝，對於田間或在海上工作的人們，啓誘了同樣的思想。「自然」以同樣的喉舌與和牠同居的人物相語，不論是在山間或在水中。

我們體驗到了。在這輩淳厚的人們中間，我們不會感到寂寞無侶。人們同具的良知，便是人們的連繫。即使這種摧我們入睡的單調生活，也使我们歡喜。看到夏季末尾漸臨，過後便是秋冬之季，那時我們必須返國，心裏便十分痛楚。我們的家庭，不放心的，已開始催促我們了。我們竭力想法祛除離開此地的想念，我們老是愛想像着這樣的生活是永無窮盡的。

## 七

但是九月挾着雷和雨開始了。海面較不平靜。我們的操業漸漸艱苦起來，有時成爲危險的。海風生涼，浪濤白沫潰濺，時常將我們濕個透。我們在港埠上買了兩襲棕色的粗羊毛的連帽披肩，如拿波里一般水手們和「拉薩羅尼」冬季搭在肩頭上的。寬大的衣袖垂懸在赤裸的臂膊旁邊。風帽，則視天氣而定，有時飄在腦後，有時束在額上，以蔽頭部的風雨和寒冷，或讓陽光和輕風來撫弄潮濕的頭髮。

一天，我們從麥哲里拿微波不興的光油油的海面出發，想到居末的沿岸打撈在這時節爲海流沖來的火魚和第一批的鮭魚。淡紅色的朝霧在半山飄展着，預示今晚是有大風的。我們希望能夠事先趨避，在沉睡窒悶的海面尙未掀揚之前，我們尙有時間繞過密瑞納岬。

撈獲是豐富的。我們想再拋幾網。大風突然襲來。風是從雷帕美峨——雄踞伊什亞的高山——頂上吹來，挾着連岩帶石崩裂到海中來的山岳的重量和巨響。起先，我們四周的水面頓成平靜，有如鐵耙過處，田畦的犁溝全被攤平一樣。繼而，巨浪重新捲至，怒吼地翻騰掀湧，不數分鐘，浪頭的高度時將兩邊海岸和小島遮隱得望不見了。

我們離開大陸和伊什亞同樣的遠。已經一半進了劃分密瑞納岬和希臘的島嶼普洛西達間的海峽。我們只有一路可走；我們決意駛入峽口，假如得以通過的話，便可向左折入貝依夏灣，在牠平靜的水中可以得到掩蔽。

老漁夫毫不猶疑。在浪花頂上小艇的均衡使我們得以在水沫的旋渦中浮懸片刻，他迅速向四周瞥了一眼，好像迷路的旅人攀上樹巔找尋歸路似的，隨即急忙地抓住船舵，喊着說：『努力搖槳，孩子們！我們須得比風搶先駛進海峽，假如風先吹到，那便完了！』我們好像軀體服從本能似地照行了。

我們的眼睛和他的眼睛緊緊地釘住，想在那兒找出指揮方向的迅速的指示。我們

只顧到我們的船槳，有時須得辛苦地划上屹立的浪頭，有時復迅速地隨着噴濺的水沫降到浪窩裏。我們要設法上昇，又得要用槳藉着水的阻力制止我們的下墜。愈來愈大的七八個浪頭，將我們打入海峽的最狹處。但風已越過我們，正如老水手說過的，狂風闖入海島尖嘴和山峽之後，力量猛增起來，將海水掀起，怒濤如沸，水浪為狂風所逼，無處流瀉，便壁立起來，然後重又坍下，奔流，向四面八方走散，正所謂瘋狂的海。因為在峽中找不到去路，於是便以駭怖的撞擊，與密瑞納峭壁相衝突，在那兒，豎起白沫噴濺的水柱，如霧的浪沫一直潑到我們身上。

## 八

想藉着這般脆弱的小船通過這海峽，只消一個浪花便會將水注滿而被捲去的，這簡直是糊塗。漁夫在為浪柱晃照的岩岬上瞥了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眼，劃了一個十

字，喊着說：『通過是不可能，退回大海，更不行，我們只有一路可走，駛到普洛西達島去或是覆滅。』

航海的技巧在我們都是生手，我們感覺到在疾風裏航行的困難。我們朝着岩岬駛去，風打在船尾上，將我們向前驅送，我們逐着流奔的海水前進，隨巨浪浮沉上下。這樣牠便少有機會能將我們捲入掀起來的深淵中。

但是要駛靠普洛西達那兒，我們望見夜間的燈火在我們的右邊閃爍着的，須得對浪頭斜駛過去，就是說我們要在浪窩中滑走，將船邊迎向浪頭，令單薄的船舷臨擋風力，但是迫切的需要不容我們猶疑，漁夫向我們做個記號，叫我們提起船槳，趁着前浪與後浪相隔的片刻時間掉過頭來，我們好像一莖海草，從一浪拋到一浪，一波逐着一波的回普洛西達划去。

## 九

我們前進不遠，夜色已經四合。霧沫，浪花，和在海峽上被風推捲破絮般的烏雲，令天色倍加黑暗。老人吩咐孩子點起樹脂的火炬來，也許是在海上的黑暗中用來照明駕駛手術的，也許是爲要指示給普洛西達島上的漁夫們說有一隻船在海峽中遇險，不是求他們的援助而是求他們的祈禱。

這是一幅卓絕而慘澹的景象。可憐的孩子，蹲在豎立船尾的小桅邊，一手抓住桅桿，一手高高的在頭上舉起紅赤的火炬，煙和火在風中扭捲，灼焦了他的頭髮和手指。飄現海上飛舞的火星，在漆黑的長空中消滅，火炬時熄時明，象徵我們四人的生命，在今夜的影暗和危急中，在生死中間掙扎。

三個鐘頭，每分鐘在刻刻計量着的腦筋中都佔有相當久暫的，便這樣過去了。月亮上升了，正是通常慣例，最狂暴的風是和牠一起來的。假使在這時候我們還賸半塊布帆，便會被牠打二十來個翻身的。雖則我們的船舷很低，不甚吃風，但是有時好像要將我們的船底從浪中連根拔起，則我們將成離枝枯葉，在空中打轉了。

船中裝進了不少海水，我們不能如進水一樣的迅速將牠屙出去。有時我們覺得腳底的船板軟弱無力，有如進墳坑去的朽棺。水的重量使船身不能隨意駕駛，在兩浪中間更難浮起。再遲一秒鐘，一切便完了。

41

老人說不出話來，眼眶中含着眼淚，向我們做個手勢，將堆積在船艙中的一切都拋入海中。水瓶，魚籃，兩幅巨帆，鐵錨，繩索，甚至他的沉重的衣包，連同我們的滿漬着水的粗



羊毛披肩，全都擲出船檻外。可憐的老水手對飄浮在水面的財產瞥了一回。船身重又浮起，有如卸載的驛騎，在浪頂輕捷地馳逝。

不知不覺間，我們進了普洛西達東部尖角略為遮住的比較平靜的海面。風勢漸殺，火炬復明，月亮在雲間穿了一個大洞，露出一塊青天。海浪延長開來，不再在我們頭上濺迸了。海水漸漸窄淺，微波粼粼，有如一一個可說是風平浪靜的小灣。普洛西達峭壁的黑影，橫堵在地平線上。我們已在島嶼中間的水面上了。

## 十一

島尖上的海面還是太粗暴，不能在那兒找到港口上岸。我們還得決定在海島的側面許多礁石中上岸。『不要擔心，孩子們。』藉着火炬的光，漁夫認識這崖岸，他對我們這樣說：『聖母已救了我們，我們可以登陸，今晚可以在我的家裏睡覺。』我們以為他神經

錯亂了，因為我們只認識一個在麥哲里拿暗黑的小屋的他的家，並沒有別的，而要回到那兒時，還得要重入海峽，繞過山岬，重與瀟騰的大海搏戰，而我們是剛從那兒逃出來的。但是他對我們的驚訝報以微笑，在我們的眼中已知道了我們的想念，重又說道：『放心，年青的人們，我們可以乾手乾脚的到了那兒，一個浪花也不會濺濕我們。』於是他向我們解釋說，他是普洛西達人，在島的近岸，他還有他父親留下的一所小屋和花園，此時家中住有他的妻子和孫女兒，就是我們的小水手貝賓諾的姊姊和兩個孩子，他們在那兒收晒無花果和葡萄，將葡萄携到拿波里出賣。『再搖上幾槳』他繼續說，『我們便可喝到泉中的清水，那是比伊什亞的酒還要清冽的。』

這幾句話提起我們的勇氣。我們沿着筆立的白沫噴濺的普洛西達島岸，復划了約摸二海里之遙。孩子時時擎起火把搖了一回。黯然的火光照在岩石上，指示我們到處都是不能靠岸的岩壁。後來，拐過了一個好像城堞般伸到海中的花崗石尖嘴，我們看見岩壁起了迴折，凹成一個窟窿，好像圍牆的缺口；我們一轉舵便折到右邊去了，三個最後的

浪頭，將我們飽嘗辛苦的小船拋擱在兩塊礁石中間，那兒，浪沫在淺水中打着洄旋。

## 十二

船頭碰在岩石上，發出乾脆而響亮的聲音，好像一塊木板，跌個不着實而碎斷的破響一樣。我們跳到海裏，儘力用留剩下來得繩索將船繫好。老人和孩子在前面走，我們跟在後面。

我們貼着岩壁攀登一種在岩石上斧錘鑿成的高低不等的被霧沫濕得滑透了的狹窄的石級。這活岩上的石級，有時缺了幾步，使用人造的梯級去代替，就是用幾根木椿，插在岩隙裏面，投上幾塊搖搖欲墜的木板，或是髹漆過的舊船板，或是幾束棠樹樞枝，上面還留着乾枯的樹葉。

這樣慢慢地扒登了四五百級之後，我們到了一個臨空的庭院，周圍繞着灰色的石

牆。庭院的底部，開着二道陰森森的拱門，看來是通到儲藏室去的。在這笨重的拱門上面，有兩個圓而帶扁的穹窿，支撐着邊上飾着幾鉢羅曼鈴花和藿香花的晒台式的屋頂。圓穹之下，露出一道粗朴的走廊，幾行玉蜀黍懸掛着，在月光中閃着金色的光輝。

一個接筭不緊的木板門，開向這走廊。右邊是一塊曠地，上面築着一座大小不相稱的小屋，高與走廊相齊。一株大無花果樹，幾枝拳曲的葡萄藤從樹上垂掛到屋角上來，在廊前間隙處交錯着枝葉和果實，復在穹窿的短牆上垂下兩三個纍纍的葡萄串。牠們的枝條，將兩個門開向這種也叫作園子的低低的窗戶柵住了一半；假如沒有這兩個窗子，則人們會將這碩大的，低矮的方塊房子當作海邊一塊灰色的岩石，或是一塊冷凝的火山熔岩，被栗樹，常春藤，和葡萄的枝葉所蔭蔽，在那兒，加斯得拉瑪勒或桑朗地方的葡萄工人，挖上一個窟洞，用一扇小門掩着，以儲藏他們帶來的酒和葡萄。

迅速而久長的攀緣，和壓在我們肩上的船槳的重量，令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老人和我，在庭院中憩了一會兒，舒一口氣。但是孩子，把槳拋在一堆荊棘裏面，輕輕扒上扶梯，

用仍然燃着的火炬敲着窗門，以快樂的聲音喊他的祖母和姊姊：『媽媽，姊姊！*Madre*（母親）*Sorellina*！（小姊姊）該苔娜！葛萊齊拉！起來開門，是祖父，是我，是和我們同來的兩位客人！』

我們聽見一個半醒半睡，但是清晰柔和的聲音，帶着莫明所以的驚奇從室內發出來。隨卽窗門開了半邊，一隻從寬鬆的衣袖中伸出來的潔白的赤裸的臂膊在撐着；在椅子巔着脚尖擎到窗口頭的火把的光中，我們看見一個少女的可愛的面龐，在窗扉開處出現。

夢裏，被她弟弟的聲音所驚醒，葛萊齊拉不曾思索，也沒有時間整理她的夜裝。她赤着脚跑近窗口，樣子和睡在床上時一般的蓬亂。黑色的長髮一半垂在頰上，一半纏住她的頭頸，被猛吹的風飄到另一肩膀，打在半掩着的窗扇上，復回鞭在她自己的顏面，正像在風中拍舞的烏鴉的翅膀。

這位姑娘用手背揉一揉眼睛，舉起兩肘，撐一撐肩胛，正如一個睡醒時想要逐去睡

魔似的最初姿態。她的襯衫結在頭頸上，讓她的修長單薄的身材在布層底下型成的青春稚嫩的胸脯微微顯露出來。她的眼睛，又圓又大，是介於海上的蔚藍和深黑二者之間的難定的顏色，使眉間喜氣，因潤濕的眼波更顯得柔和，在女性的眼中等量地混和了靈魂的溫婉與熱情的力，是亞細亞和意大利婦人眼中所特有，鍾靈於驕陽如焚的光焰，海天的淨朗的碧藍的天仙似的色調。她的面頰是豐滿的，圓的，有着結實的輪廓，略帶黃色和氣候所致的棕黑，但不是北地病態的憔悴而是南國健美的白晢，有如數世紀間風吹浪打的大理石的顏色。她的嘴，兩唇較我們那裏的婦人們略厚而闊大的，形成心地良善憨直的綢繆。短短的但是潔白的牙齒，在火炬的光中閃爍，有如海邊陽光照射着的水底裏珠貝的鈿殼。

當她和小弟弟說話的時候，生動的言語，有點粗率，頓挫，一半被海風吹散了，音樂般的在我的耳朵中回響着。她的顏面表情，和照在她面上的火炬的光輝一樣的流動，一霎間由驚奇而恐怖，而快樂，而笑裏的溫柔；於是，在大無花果樹後望見我們，茫然無措地退

向窗後，她的手離開窗扇，窗門便不由自主地打在牆上；只有將衣服穿好一半和喊醒她的祖母的一刻工夫，使跑到圓穹底下來替我們開門，十分感動地吻着她的弟弟和祖父。

### 十三

老祖母不久也出現了，手中拿着紅泥燈。燈光照在她瘦削的萎黃的面頰和白得像桌上錠錘旁邊散堆着的羊毛束一樣的銀髮。她吻了她丈夫和孩子的額。整個的故事，在這幾行文字中所記載的，在這窮苦的家庭各分子中間，只消幾句話和幾個手勢便說完了。我們什麼都沒有聽見。我們站開一步，以免打擾我們的主人真心說話。他們是窮的，我們是異邦人；我們應當尊敬他們。我們站在門邊最後的一角上的自重的態度，默默地證明了這一層。

葛萊齊拉時時以驚奇的眼光，有如出自幻夢的深處似地來瞧我們。當祖父說完了

故事，祖母在壁爐旁邊跪下來的時候，葛萊齊拉走到屋頂晒台上，折了一枝羅曼鈴花和幾朵開着大白星的橙花回來，移過一張椅子，從頭髮裏拔下幾枚長針，將花圈釘在被煙燻黑了的，放在門上的聖母像前，前面點着一盞燈。我們知道這是對於聖明的保護者，爲了救了她的祖父和弟弟所致的感恩的動作，我們對她的謝恩也有我們的一份感激。

#### 十四

屋子的內部和外面一樣的一無所有，一樣的像塊岩石。只有幾堵沒有壁泥的牆，只用少許的石灰刷得有一點兒白。被燈光驚醒了的壁虎，溜進石縫裏和孩子們作床的鳳尾草葉子底下，去，繚繚作響。蓋着樹皮充作屋頂的梁上，築着燕窩，可以望見從窩裏的伸出的黑色小頭，不安的眼睛在打溜。葛萊齊拉和祖母同睡在第二個房間，一張家中唯一的上面蓋着帆布破片的床上。幾隻水果籃和一個驢子的馱鞍，丟在地板上。



漁夫轉身來問着我們，用手指示我們他家裏的窮苦，帶着幾分慚色；於是將我們引導到屋頂晒台上，在東方和意大利南部，這是敬禮賓客的場所。由孩子和葛萊齊拉的協助，搭成了一個棚架，就是將船槳的一端擱在晒台的短牆上，一端靠着地，又在架上蓋了十幾束新砍來的栗樹枝，在棚下鋪了幾紮鳳尾草。他拿給我們兩塊麵包，一些水和無花果，請我們安睡。

日裏的疲倦和緊張的情緒，使我們很迅速地就睡熟了。醒來的時候，燕子已經在我們的楊周啾囀，輕輕地掠過晒台，來偷取我們晚餐吃剩的麵包屑。太陽已經高懸天上，好像一個大洪爐，將我們當作屋頂的葉束晒乾。

我們在鳳尾草上躺了許久，陷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人們在未有勇氣起身做事之前，往往是這樣懶洋洋地躺着默想的。我們含糊地交換了幾句話，隔了一回久長的靜默，重新又沉入幻想中。昨晚的撈魚，在我們足底搖擺着的小艇，怒狂的海，不能近身的岩壁，兩扇窗門中間樹脂光裏的葛萊齊拉的面龐，一切的幻象在我們的腦海中雜選，紛亂，糾

纏不清。

老祖母在屋裏對她丈夫說話時的譴責和哽咽聲，使我們從朦朧中驚醒，穿到晒台上來的煙突開口，將聲音和幾句話語傳到我們的耳朵裏來。可憐的婦人在悲悼失去的水瓶，鐵錨，幾乎全新的繩索，尤其是兩塊她用自己的孛麻親手織成的美好的蓬帆，而我們竟是這樣的忍心，爲要救自己的性命，便全都拋入海中了。

『你幹嗎，』她對默然無語狼狽的老人說道：『將這兩個外國人——兩個法國人——和你一起帶來？你難道不知道他們是 *Lacari*（異教徒），會帶來不幸而侮蔑神明嗎？聖者已降罰於你。他們已將我們的財產奪去，謝謝他們吧，不要再將我們的靈魂也拿去哪！』

可憐的老人不知怎樣作答。但是，葛萊齊拉，祖母對她是一切都容許的，以決截的不耐煩的孩子氣對這不公平的譴責反抗，替祖父辯護：

『誰告訴你這兩位外國人是異教徒？』她回答她的祖母說。『難道異教徒對窮人

有這般憐憫的神色麼？難道異教徒也和我們一樣，在望母像前劃十字麼？我對你說，昨天，當你跪在地上向上帝致謝，我將花束插在聖母像前的時候，我看見他們低下頭來，好像祈禱，在胸上劃了十字，甚至於，我看見年紀較輕的一位，眼中閃着淚珠，滴在手上。」

「那是從他頭髮上流下來的一滴海水。」祖母冷冷的回答。

「我，我告訴你這是一點眼淚。」葛萊齊拉帶怒地回答。「從海岸走到這岩巔上面來時，呼號的海風儘夠有時間將他們的頭髮吹乾。但是心是吹不乾的。總之，我告訴你，他們眼裏含有淚珠。」

我們懂得，在這房子裏面，我們有着一位全權的保護者，因為祖母不會回答，也不再嘮叨不休。

我們急忙下來，想向貧苦的一家人感謝其招待我們的盛意。我們看到漁夫、老祖母、貝波、葛萊齊拉以及兩個孩子，預備走到海邊去，看一看昨晚撇在那兒的船，在石上是否繫得夠牢固，因為風暴還是繼續着。我們也一起去，低着額，有幾分怯生生的，恰似在一個正逢災難的家中作客，不確實知道人們對他所抱的情感是怎樣。

漁夫和他的妻子走在我們前面幾步；葛萊齊拉一手牽着一位小弟弟，另一隻手抱着一個，跟在後面；我們默默地，隨在末尾。在石級最後的一個轉灣處，從那兒可以望見有一部分被一塊岩頭的尖角遮住的礁石，我們聽見一陣痛楚的呼聲，同時從漁夫和他女人的口中喊出。我們望見他們，朝天舉着赤裸的臂膊，雙手在失望的痠癱中絞扭着，用拳頭捶打自己的額角和眼睛，抓下一團團的白髮，為風飄捲，落到岩石上。

葛萊齊拉和孩子們不久也在號洶中摻入了哭聲。大家都瘋狂似的，越過最後的幾段石級，向礁石衝去，一直到被巨浪驅送到岸上來的浪沫的邊際。大家倒在沙灘上，或是跪着，或是朝天仰臥，老婦人的臉埋在手裏，頭則倒在潮濕的沙中。

我們在小土角上默視着這絕望的情景，無力前進，也無力後退。繫在岩石上的小艇，因為船尾沒有鐵錨鎖住，在夜間爲浪捲起，已經在原來該是要保護牠的礁石的尖上打得粉碎。可憐的小艇，半身仍舊爲繩索吊在昨晚爲我們繫着的岩石上。掙扎着，發出悲慘的聲響，好像臨危的人的聲音，在絕望的力竭聲嘶的哀號中逐漸微弱下去。

船身的其餘各部分，船尾，桅桿，船骨，髹漆過的木版，東一塊西一塊的散在沙灘上，好像搏鬥了一回之後，被狠撕毀了的死人的骸骨。當我們走到沙灘上來時，老漁夫正在跑來跑去逐一檢拾這些殘片，將牠們拾起，冷冷地瞥了一眼，投在脚下，隨即稍往遠處。葛萊齊拉坐在地上，頭埋在圍裙裏哭着。孩子們，赤足浸在海裏，喊着，逐着木版的碎片，用盡氣力，把牠們拉到岸上來。

至於老婦人，她不住的歎苦，一面慟，一面說着。我們只能夠聽見那震裂空際令人心碎的模糊的怨語：『啊！殘暴的海！聾聵的海！比地獄裏的妖魔還惡的海！沒有良心，沒有信誼的海！』用緊握的拳頭向着海浪以咒詛的字眼喊着。『爲什麼不將我們自己帶走？我們大家？』既然你已經將我們的生財用具奪去，看哪！看哪！看哪！至少也要將我一塊塊的帶走，既然你還沒有將我們全部拿去！』

說話時她站了起來，連同一片片的衣襟，將一團團的白髮拋入海中。他做手勢打那波浪，在水沫中蹀脚；於是，更迭的，由憤怒變爲怨恨，由痠癢變成柔弱無力，重新坐在沙上，將額角靠在手上，看着敲打在岩石上的散毀的木片，一面哭着。『可憐的小船！』她叫着說，好像這堆殘物是親愛的只是沒有感情的一個生物的肢體。『這就是我們該給你的命運嗎？我們不應和你同歸滅亡嗎？正如我們一同生活着，不是也該一同死亡嗎？在那兒！一塊塊的，成了破片，成了塵土，雖則已經死了，可是仍在喊着，在礁石上，那兒，你徹夜喊着我們，我們應當來救你的！你對我們怎樣想呢？你這般的服侍了我們，而我們將你騙賣，遺』

棄，至於滅亡！滅亡，在這兒，和屋子是這般靠近，可以聽見你主人的聲音的！拋在海岸上，有如一隻忠誠的爲主人淹死而復被海浪擲回他的脚下的狗的屍身！』

於是她的聲音被眼淚咽住；於是她逐一的數起她的船的許多優點，化在船上的金錢，和她連繫在這些飄浮着的碎片上的一切回憶。『在前回捉了鮪魚之後，我們將牠修理得髒漆得這樣好好的，竟是爲了這樣麼？我們的兒子，在未曾將三個無父無母的孩子拋給我們死去之前，費了如許的細心和熱愛，幾乎全部由他親手造起來的，竟是爲了這樣麼？當我到船艙裏拿提籃的時候，我認識木頭上的他的斧痕，我記念着他，和牠親吻。現在，是海中的鯊魚和巨蟹吻着牠了！冬夜，他自己用小刀在一塊木板上雕了聖弗朗桑的神像，將牠釘在船尾上，藉保風浪平安。啊，無情的聖者，你怎樣答謝我們？你將我的兒子，以及他的妻，還有爲了他的可憐的孩子們過活留給我們的小船，你將他們怎樣了？你怎樣地保護了自己？你的聖像，成了海浪的玩具，現在那兒呢？』

『媽媽！媽媽！』有一個孩子喊着說，在岸上兩塊岩石之間拾起了一塊被浪飄來擱

淺着的木片。『聖像在這裏！』

可憐的婦人忘了一切的憤怒，一切的咒詛，跑到孩子身邊，腳踹在水裏，拿起那塊他兒子所雕刻的木片，放在唇邊，涕淚橫流着。於是復坐下來，一語不發。

## 十六

我們幫同貝波和老人逐一檢起小舟的破片。我們將沙灘上的殘損的龍骨再拖得上前一點，將殘片聚成一堆，這些木板和鐵器，於這些窮人們也許還有用處的；我們滾了幾塊大石，壓在上面，以防潮水漲時將這小艇的親愛的殘骸漂散。我們上岸，悲愁的遠遠地跟在我們東家的後面，到屋子裏去。海面情形和缺乏船隻，不容我們動身回去了。

在無花果樹下的井旁，低着頭，不說一句話，吃了葛萊齊拉替我們拿來的一塊麵包和一些羊乳之後，我們就離開這憂愁的小屋，到葡萄棚的高架底下和島上高坡的橄欖



林中散步。

十七

我們很少說話，友人和我，但是我們的思想相同，本能地，我們走遍了通到島的東面尖角上去的幾條小徑，這小徑該是通到鄰近的普洛西達城市去的。幾個路上碰到的牧羊人和油壺頂在頭上的希臘裝束的少女，有好幾回指正我們正確的路線。步行一點鐘之後，我們終於到了城市。

『這是一個悽慘的遭遇。』終於友人向我說起來。『應該使這些良善的人們變成快樂。』我回答。

『我這樣想』拍着他皮帶裏藏着的不少金幣，鏘鏘作聲的說。

『我也這樣想，但是我袋中只有五六枚薩庚，』可是這回的不幸我有一半份兒的，

我應該擔負一半的賠償。」

『兩人中我比較有錢，』我的朋友說；『在拿波里銀行裏我有點匯款的。一切由我墊付，我們到法國後再來清算好了。』

## 十八

我們一面說，一面走下普洛西達峻斜的街道。不久，我們便到了「瑪林納」在意大利南部海岸和羣島間的港灣或是海港附近的沙灘，他們都是這般稱作「瑪林納」的。海灘上滿是伊什亞，普洛西達及拿波里的船舶，爲夜來暴風所逼，在這水面尋求掩蔽的。水手及漁夫們在太陽底下和由強而弱的浪聲中睡着或在堤上成羣的談天。因爲我們

的服裝和戴在頭髮上的紅羊毛小帽，他們便將我們當作毛斯坎納或若納地方來的年青水手，雙桅船裏裝着伊什亞的油和酒，到普洛西達來卸貨的。

我們跑過「瑪林納」，目光中在尋找一隻堅實合意的小船，須得只要兩人便容易駕駛，而長短形式和我們失去的船隻極為相似的。我們並不費力的便找到一隻，這是屬於島上一個有錢的漁夫的，他還有許多別的船。這隻船只用了幾個月。我們跑到物主那兒去，他的住屋是港中一個孩子指點給我們的。

他是一個快活的，易感的，慈和的人。我們告訴他的夜間災厄的故事以及他的鄉人的絕望使他感動。他不願少去一塊錢的船價，也不肯增加一點兒，這樁交易訂定了三十個金薩庚，由我的朋友現錢付訖。藉着這批錢，這隻船是裝配全新的，布帆，水瓶，繩索，鐵錨，統統歸給我們。

我們在海港的商店中買了兩件紅羊毛的披肩，一件給老人，一件給孩子的，使船具更形完整；我們還添上各色各樣的網，魚籃，和幾件婦人們慣用的粗糙的家常器具。我們

和船商約定，假使這隻船能在當天駛到我們向他指定的海岸的地點，明天我們便再付他三個薩庚。因為風勢稍減，海島的高地，又將從那邊吹來的海風遮住了一些，他便答應了，我們則從陸地回到安特烈（漁夫的名字）的住宅去。

## 十 九

我們一路走得很慢，在每株樹每個葡萄棚的蔭下都要坐一坐，談着，幻想着，向每一個年青的普洛西達姑娘們帶來的整籃的無花果，枇杷，葡萄，討價還價，將時間消磨過去。當我們從土角的高處，望見我們的船偷偷地在岩石影裏溜過的時候，便加緊脚步，以便和水手們同時走到。

在小屋子裏和屋子周圍的葡萄園中聽不見脚步聲和說話的聲音。兩隻有着帶毛的大腳爪和白翅膀上有黑色斑紋的美麗的鴿子，在晒台的短牆上啄着玉蜀黍粒，就是

在這所屋子中活着的生命的惟一的標記。我們一聲不響地走上屋頂；我們發見全家人都深深地睡着。除了美麗的頭臉並排靠在葛萊齊拉的臂膀上的孩子們外，大家都在爲痛苦所致的倦乏狀態中睡着。

老祖母頭靠在膝上，沉睡中的呼息似乎還在抽咽着。老頭子在太陽底下仰天躺着，兩臂交叉，燕子在疾飛中掠過他灰白的頭髮。蒼蠅麈集在他汗濕的額角。兩道蜿蜒的淚痕通到嘴邊，證明他精力已經交瘁，在眼淚中昏睡過去了。

這景象使我們心碎。想到我們將要替這可憐的人們償還幸福，心裏便寬慰了一些。我們將他們喊醒。我們將一路齋來的新鮮麵包，乳酪，鹹魚，葡萄，橙子，無花果，投到葛萊齊拉和孩子們腳邊的屋頂的地板上。這位小姑娘和孩子們，在這彷彿從天上掉到他們身邊來的富足的雨裏，不敢站起身來。老頭子替他的家人向我們致謝。祖母沒精打彩的對這東西瞥了一眼。她的神色，與其說是冷淡，倒不如說是發怒較爲恰當一點。

『好啦，安特烈，』我的朋友對老頭兒說，『男子對於能夠用工作和毅力重新獲得』

的事物，不應當哭了兩回。樹林有木板，在生長的芋蔴中有布帆。只有被憂愁消損的人的生命是不能再生的。一天的眼淚比一年的工作還要耗神哪。同着你的妻子和孩子們，我們一道兒下海邊去吧。我們是你的水手；今晚，我們幫你將覆舟的殘骸搬到這院中來。你可以利用牠做圍牆，做床板，和傢具。有一天，在你的老境中，睡在這會使你在海上顛簸了如許時日的木片中間，也許會使你高興吧。」

『只能替我們做棺材罷了。』祖母冷酷地喃喃着。

## 二十

但是他們都站起來，跟着我們慢慢地走下海岸；分明地海的景象和浪的聲音會使他們難過。我不想描寫這可憐的人們的驚奇和快樂，當他們，在石徑的最後一級上面，望見那新的，美麗的小船已經曳到舊船破片的旁邊，擱在平沙上，在太陽底下發光，而我的

朋友告訴他們說：『這是你的！』他們恍如爲歡樂的霹靂震得呆了，就在他們所站的石級上跪下，在找不出話來感謝我們之前，先來感謝上帝。但是他們的幸福，已經夠感謝我們了。

聽見我的朋友在喊着他們的聲音，他們站起來。跑到船的旁邊。起先他們遠遠地很尊敬地走了一圈，好像怕牠是什麼幻術似的東西，會如奇蹟般地消失的。過後他們跑得更近一點，用手將船碰一碰，復拿到嘴唇上和額角上親一親。最後，他們發出贊美和歡樂的呼聲，從老祖母起直到小孩子，大家手挽手的連成一圈，在船旁跳躍着。

## 二十一

貝波第一個跑上船去。站在船頭的甲板上面，他從艙裏將我們裝滿的船具，一件一件拖出來：鐵錨，繩索，有四隻挽耳的水缶，新的漂亮布帆，籃子，大袖子的披肩；他將鐵錨敲得

璫璫的響，將船槳舉在頭上，將布帆展開，用手指擦一擦披肩的粗毛絨，他將所有的什物給他的祖父看，給他的祖母看，給他的姐姐看，幸福地喊着，蹣跚着脚。老頭兒，祖母，葛萊齊拉，流着眼淚，看一看小船，又望一望我們。

駕這隻小船來的水手，躲在石塊的背後，也在淌眼淚。一切的人爲我們祝福。葛萊齊拉，低着頭，在她的感激的表情中是更顯得莊重的，跑近她的祖母，我聽到她以手指着我們，喃喃地說：『你說他們是異教徒；我，我說，這也許是天使呢！誰說得對？』

老婦人投在我們的足前，求我們原諒她的猜疑。從此之後，她就像愛她的孫女和貝波一樣的愛我們了。

## 二十二

我們付過事前說定的三個薩庚，將水手辭退。我們每人措着一件堆在船艙裏的



家具，我們帶回家中的，不是生財的殘餘，而是幸福家庭中的所有的貴重物件了。晚上，吃了夜飯之後，在燈光裏，貝波從他祖母的床頭拿出那塊破碎的木片，上面有他的父親所刻的聖弗郎桑神像的，他用鋸子截方，用小刀剔淨，磨光，加上一層新漆。他打算明天將牠嵌在船頭裏面的頂端，使那新的船上也有點舊的東西。正如古代的人，在舊殿基上建築一個新廟宇的時候總得很細心的在新的建築物上面放上一點舊的材料，至少是一根柱子，爲要使得在新近的建築裏面有一點古舊的神聖的事物，就是「回憶」本身，雖則易於磨滅而粗俗，在新的聖殿的傑作中間，對於人心，却有牠的崇拜和魅力。人到處是人。他易感的天性老是有着同樣的本能，無論是百戴儂，羅馬聖彼得教堂，或是普洛西達礁石上漁夫的可憐的小船。

● 百戴儂 (Parthenon) 爲雅典藝術智識技藝之神 Minerve 神廟，建於紀元前四三八年。

這一夜，也許是自從這所小屋從岩石中撑起直到重歸塵土爲止的神意所授的最快樂的一夜。我們在橄欖樹的風聲裏，海岸的浪聲裏，和照在晒台上的月光中睡去。醒來的時候，天空掃抹得乾乾淨淨的像一塊磨光的水晶，深濃色的海，帶着水沫的斑紋，好像水也爲着速度和疲勞而出汗了。但是風愈加緊起來，呼嘯個不停。密瑞納岬的尖角上海浪逼起來的白沫，比昨晚還要高。居末的海岸，全部都淹沒在昇降不息的明耀的潮水中了。該依得和巴伊亞灣中不見半點帆影。海燕以潔白的翅膀拍着浪花，只有鳥兒，在暴風雨中是得其所的。當舟毀人危的時候，牠倒很快活地啁啾着，有如期待着遭難船隻的贖貨的亡靈之港。上可詛咒的居民一樣。

被惡劣的天氣禁錮在漁夫的屋子裏和葡萄園中，我們暗暗地感到快樂，雖則口中

不會說出來。這樣給我們以時間來玩味我們的處境，來享受這窮苦家庭的幸福。對於這家庭，我們已如小孩子般的依戀着了。

風和暴海將我們留住了整整九天。我們，尤其是我，正希望這風暴永無完時，或是一樁不由自主的無可倖免的必要，使我們（覺得這樣地被囚禁着是幸福的）在那兒住上幾個年頭。可是我們的日子卻是過得平淡而一律的。沒有比這樁事更能證明，當年青的心能夠享受一切的時候，只需多麼渺小的事物便儘足使人幸福。好比最簡單的食物，有食慾爲之調味，消化器官清新而康健的，也能夠維持並更新身體的生活力一樣。

● 亡靈之巷，(Baie des Trépassé) 在法國太平洋沿岸極西海角的拉茲嘴 (Pointe du Raz)

附近。

在燕子輕輕地掠過我們睡着的晒台上的草葉蓋成的屋頂呢喃不休的聲音中醒來，我們聽見葛萊齊拉孩子般的聲音，恐怕打擾了兩位客人，在葡萄園中低低地唱；我們快快地走下海灘，跳到海裏，在爲大海的波浪所不及的透明的深水中耀着沉沙的小灣中游泳了幾分鐘，然後在陽光中晒乾了水漬的頭髮和肩胛，慢慢地走回家去；就在葡萄園中吃一塊這位小姑娘替我們拿來的麵包和水牛乳酪，當作早餐；又在她漲紅了臉掛在臂上的一個長方形的土罐上，嘴唇貼在罐口，喝了一些清潔涼爽的泉水；過後就幫他們做種種家園瑣屑的農務；重新修築圍着葡萄園和支撐晒台的牆壁；移開在冬天從牆上滾到新栽的葡萄株腳邊來的阻礙耕作的石塊；將黃熟的大葫蘆瓜——只要一個的重量就正夠一個成年的男子擔受的——抬到儲藏室中；割斷那些闊大的葉子覆滿地

上的纏住我們的脚步的瓜藤；在葡萄棚下每行葡萄中間的乾燥的泥土上劃了一條小溝，使得天雨的時候，雨水能自然而然的蓄在溝裏，能有較久的灌溉；爲了同樣目的，在檸檬樹和橄欖樹的根旁，也挖了一種漏斗形的圓圈。這些就是我們早晨的工作，直到太陽垂直地晒在屋頂上，園中，庭中，我們不得不向棚下找尋蔭蔽的時候。葡萄葉的迴照和透光，使浮動的陰影染上了一種鮮明的略帶金黃的顏色。

第  
二  
章



在這個時候，葛萊齊拉回到屋子裏，在她祖母的身邊紡績，或預備午餐。至於老人和貝波，他們整天都在海邊，將貨物裝到新船裏去，因了新得的財產的鼓舞，他們要將船上弄得十全十美，或則是在岩礁底下試網。他們時常帶了幾隻大蟹和皮色比新割的鉛還要鮮明的海鯪回來做午餐。老祖母便將這些放在橄欖油（照着本地的習慣，橄欖油是儲藏在屋子裏面岩石上挖出來的小井裏面的，上面蓋着一塊嵌有鐵環的大石）中煎起來。還有一些切成長條形的在鍋中同樣煎成的胡瓜，和一些好像淡菜般的新鮮介類，他們叫作 *frutti di mare*（海中之果）的，合成了我們素淡的，一天中最主要最可口的午餐。幾長串帶黃色的麝香葡萄（*raisins muscats*）是葛萊齊拉在早晨採來，連枝帶柄藏在葡萄葉子底下的，放在柳枝編成的淺籃子裏，算是飯後果品。兩三枝綠色的生



茴香醃在胡椒裏，牠的氣味使口唇生香，心頭加辣的，依着拿波里鄉人和水手的習慣，代替了酒和咖啡。午飯後，我們，友人和我，跑到岩石的頂上，找一塊陰涼的地方，面對着大海和巴依亞灣，在那裏眺望，幻想，讀書，過那白晝炎熱的幾個鐘頭，直到下午四五點鐘。

## 二

我們從海浪中只留下了三冊拆散了的書，因為當我們將水手的提囊擲到海裏去時，這幾冊書恰巧不在其內：一本是意大利文的小本子，于戈孚斯哥羅 ● 著的書名叫作雅各波·奧克底斯書簡與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頗相類似，半含政治意味，一半羅曼蒂克的，書中意大利青年，心中混和着恢復祖國自由的情熱和對於一位美麗的

● 于戈孚斯哥羅 (Ugo Foscolo 1778—1827)

意大利文學家。

威尼斯姑娘的愛戀。這雙重的奮興，培養在戀人兼公民的烈火裏面，在奧爾底斯心中燃起一種熱狂，這一陣的發作對於多病多感的人是太強烈了，結果至於自殺。這部文學作品，受了歌德的維特的渲染和發揚，在當時青年們手中，人各一卷，正如我們一般，在他們的心中咀味着凡是配得上幻想着偉大事物的人們的雙重幻想：「戀愛」和「自由」。

## 三

拿破崙和繆拉的警察徒然迫害此書和牠的作者。著者卻藏匿在意大利愛國青年和歐洲自由黨人的心中。如同我們一樣的青年的胸際，便是此書的珍筭；我們將牠密藏着，來吮味書中的箴言。我們留下來其他的兩本書，其一便是白那廷聖彼得的波兒與

① 白那廷聖彼得 (Bernardin de Sainte-Pierre 1736—1814) 法國文學家。

維齊尼描寫天真的愛的小書，好像是從人心的歷史中扯下來的人類童年的一頁，爲十六歲左右的眼中有傳染性的眼淚所潤渥，完全純潔地保存着。

另一本是戴西特<sup>①</sup>的卷帙，書頁上滿沾了放浪，無恥，血腥的斑痕，但是故事中堅忍的德操和顯著的冷靜，子凡能了解書中對於暴政的仇恨，偉大的成仁取義的力量，和與衆偕亡的渴念的讀者以激勵。

這三部偶然湊合的書，與自從那時起如同預感似的在我們青年的心靈中震盪着的三種感情——愛情；解放法國和意大利的愛國心；和戴西特以古代成仁取義的烈火和血的筆早期沁入我們的靈魂給我們以活現的景象的那種對於偉大的政治活動的熱好；不期而合我們高聲朗讀着，時而羨慕，時而流淚，時而幻想，間或有久長的靜默和幾聲互相應和的感歎——這便是我們所得的印象的不假思索的註釋——將誦讀打斷，

海風和我們的幻想一同歡躍。

四

想念裏，我們恍然身處詩人和歷史家所告訴我們的真實的或虛擬的某種境況中。我們構想着做一個戀人或是做一個公民，過隱匿的生活或社會的生活，求幸福還是求仁義。我們愛是架起偉大的局面，革命時代驚人的機遇，在那時候，最湮沒無聞的人們，因了他們的天才，會在羣衆前面發現，並且，指名見召，令其與暴君搏鬥，拯救祖國，過後，復成了負義的無常的民衆的犧牲，在絞架上被判處死刑，面着曲解他們的時代而僅能待後起者的昭雪。

我們準備應付一切，假使，機會，有一天，不能實現我們的在理想中所要趨赴的這些偉大的嘗試，我們便蔑視這機會，預先作算是報復。我們心中懷着這倔強的靈魂的安慰：

假使我生無用，碌碌不顯，這便是我們缺乏機會，而不是我們錯過機會！

## 五

太陽西斜的時候，我們穿過海島作長長的步行。我們四面八方的亂走。我們跑到城裏，買了安特烈園中所沒有的麵包和果子。有時我們帶回一點煙葉，這種水手們的麻醉劑，在海上令人奮興，在陸地令人得到安慰的。薄暮時我們回來，袋中手裏滿裝着並不糜費的奢侈品。夜裏，家人都聚集在屋頂上，拿波里人叫作 *Astrico*（晒台）的，等待着入睡的時辰。在這溫暖地帶的良宵，沒有比月光下的晒台的景色更生動的了。

在鄉間，低低的方塊兒的小屋，好像是一個古式的台座託着有生命的羣體和活的石像。所有的居民都跑上那兒，走動着，或以各色各樣的姿態坐着；月光或燈光將側影描映在天穹的蔚藍裏。我們可以看見年老的母親紡織着，父親吸着菸管子做柄的泥煙斗。

小孩子們肘靠在欄干上，以娼嫖的長腔唱個鄉下調兒或海上的歌曲，悠長的或顫動的音節，好像濤聲夾雜的蕭蕭林木的幽怨或是驕陽下聒噪的蟬聲；小姑娘們則穿着短袍，飾着絲織物或金邊的綠色短衫，赤腳，長的黑髮披在肩上，用一塊帕兒在頭頸上打個大花結，將頭髮裹住以遮避灰塵。

他們時常單獨地或和姊妹們一同跳舞；一人拿了六弦琴，另一人在頭上舉起四圍綴着小鈴兒的花鼓。這兩種樂器，其一是哀怨輕浮的，另一種是單調而沉着的，奇妙地諧和着幾乎不須技巧的，發出人心中兩種興衰交替的音符，歡樂與哀愁。夏夜，在拿波里的鄉間和一切的屋頂上，甚至於在船裏都可聽到；這種天際纏綿的音樂，處處，從山間到海中，像是因炎熱所產生的在美麗的天空底下蕩蕩的蟲聲的蟪蛄。這可憐的蟲類，便是人在上帝的面前將他的年青和愛情唱了幾天，便永久地緘默了。在晒台上聽着空中飄散的樂聲，我不能不呆住，心裏感到戚戚，彷彿將爲內在的歡愉或是比我更強的哀愁所爆破了。

## 六

這便是安特烈屋頂晒台上的姿容，音樂和歌聲。葛萊齊拉撥着六弦琴，貝賓諾的手指在曾在搖籃裏爲他催眠的小鼓上躍動，伴着她的姐姐。縱然樂器是快活的，姿態也是歡樂的樣子，但是調子總是哀愁的，迂緩的，契闊的音節抓住了睡去了的心的神經。這樣看來，到處，音樂不是耳邊無謂的玩意兒，而是從靈魂中爲歌聲所誘發出來的感情的諧和的歎息。一切的節拍便是啼咽，一切的音符和歌聲一起啜泣地流動着。在人的心上敲重一點兒，便不能令他流淚啊！因爲自然原來便是充滿了哀愁！將牠略爲動盪一些兒，便會使我們唇際湧出苦汁，眼中浮起一陣濕霧來……

## 七

當這位少女，應了我們的要求，怯生生地站起身來，在她的兄弟敲着的鼓聲中跳個秦楞苦利舞，忘形於國風的跳舞的旋轉的動作中，打着迴轉，兩臂曼然舉起，手指效擬着雲板窸窣地響着，赤裸的足奔驟着，好像打在晒台上的雨點；是的，就是在那時候，在空氣中，在姿態中，甚至於在動作着的神經錯亂的熱狂中，仍然有一點蕭殺和憂鬱，好像是一切的歡樂只是曇花一現的熱狂，好像是爲了要捉住幸福的一刹那，青春和美麗就得眩迷在簡直昏亂的狀態裏並沉醉於簡直癡顛的動作中！

## 八

我們時常和我們的東主作鄭重的長談；請他們敘述他們的生活，他們家庭的傳說



和回憶。只要曉得去翻掘，每個家庭都是一部史乘，簡直都是一篇詩。在遠代，自有牠的榮顯，牠的富豪，和牠的威望。

安特烈的祖先是愛琴海中島上的一個希臘商人。因為宗教，受雅典總督的逼害，在一個夜裏，他將妻子，女兒，兒子和財產裝在他原有營商的船舶中，避居普洛西達島。在那兒，他有來往的商店，住戶都是和他一樣的希臘人。他購置了大的產業，而現在，除了目前的小塊半租半耕的土地和城裏公墓中刻在墳上的祖先的名字以外，什麼遺跡都沒有了。女兒們是在島上的修道院中以女修道士終生的。兒子們在船隻覆沒的颶風中喪盡了他們的財產。這一家人是沒落了。簡直連美麗的希臘姓氏也變成了普洛西達漁夫的隱晦的名字。『當房屋坍塌的時候，連最後的石塊也終得掃去的。』安特烈對我們這樣說。『我祖先在光天之下所有的一切財產，只剩下兩支槳，你們賠給我的那隻小船，這座不能養活主人的小屋，和上帝的仁慈。』

祖母和小姑娘要求我們，作爲交換的告訴他們，我們是誰，我們的家在什麼地方，我們的父母作何行業；我們有否父親，母親，兄弟，姊妹，無花果樹和葡萄；我們爲什麼這樣年紀輕輕地就離開那一切，來拿波里的灣上搖船，讀書，寫字，在太陽底下夢想，躺在沙灘上。我們雖則告訴他們說是爲了觀賞海和天，令我們的靈魂在太陽中揮發，令我們感到年青的發酵，來蒐集印象，感覺，概念，將來也許可以寫在詩裏，正如他們在書本上看到的，或是在糜爾或麥哲里拿的沙灘上，拿波里即興詩人在禮拜天誦讀給水手們聽的詩人一樣，但是都屬徒然，我們無法使他們了解。

「你在和我們開玩笑」葛萊齊拉狂妄着說，「你們，詩人，你們沒有埠頭上他們叫作詩人的簇起的頭髮和兇惡的眼睛！你們，詩人！而你們在六絃琴上一個音符都不會彈，

你們用什麼來伴奏你們所作的詩歌呢？」

於是她搖搖頭，嚙起嘴唇，裝做不耐煩的神氣。爲的是我們不肯說老實話。

## 十

有時，一種惡劣的疑團掠過她的靈魂，在她的目光中投下懷疑和害怕的陰影。但是爲時不久的。我們聽見她非常輕輕地對祖母說：『不，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是在祖國作了歹事被驅逐出來的逃犯。他們年紀太輕，太善良了，不會知道惡事。』於是我們便和她開玩笑，捏造出若干慘酷的罪大惡極的事來，我們自己供認是其中的主角。我們平靜的明淨的額，朗潔的眼睛，微笑的嘴唇，開誠的心，與假作是我們做的虛幻的罪惡作了對照，使她和她的小兄弟高聲大笑，迅速地將一切疑慮遣散。

葛萊齊拉時常問起我們，整天的埋在書裏，到底是在讀點什麼？她信以為這是祈禱文，因為除了在教堂中的會閱讀和依照牧師聖潔的言語的信徒們的手中，她從來不會見過書本。她以為我們是很虔誠的，因為我們會幾整天地講着在她視為神祕的話過日子。她只是奇怪我們為何不在拿波里神學院中去做牧師，或是在島上的寺院裏做隱士。爲要使她明瞭，我們試讀了兩三回將拿斯歌羅的章句和幾節最美麗的戴西特的斷片，譯成本地的土話。

我們設想這位被放逐的意大利人的唏噓和羅馬帝國的偉大的悲劇，能使我们坦率的觀衆得到深刻的印象；因爲民衆在本能上有祖國的觀念，在感情上有英雄主義，在目擊中有劇情。尤其是偉大的崩潰和美麗的死亡，令他們牢記難忘。但是很快地

我們就看出這些對於我們強有力的文辭和情節，對於單純的靈魂毫無影響。政治上自由的感情是有閒的人們的渴望，不能降格流入民間。

可憐的漁夫們不懂得奧爾底斯爲何失望自殺，既然他可以享受生命中真實的歡樂；閒暇地散散步，看看太陽，愛愛他的戀人，在勃倫泰青草碧綠的河畔做做祈禱，『爲什麼，爲了並不刺心的思想要這般地自尋苦惱？統治米蘭的是奧地利人或法蘭西人，和他有什麼相干？爲了這些事而悲鬱，真是傻瓜。』他們不要聽下去了。

## 十二

至於戴西特，他們更不歡喜聽。帝國或共和國，人與人的相殺，一個是爲了要統治別人，一個是爲了不願爲奴隸而偷生；爲了謀皇位的罪惡，爲了光榮的殺身成仁，爲了後人的死，和他們俱漠然無關。這種歷史的風暴對於他們的頭腦是太高超了，不能使他們受

到影響。在他們看來，這好像是遠山的鳴雷，毫不着慌的，讓牠響着好了，因為只會打在山巔上，不會使漁夫的布帆和半租半耕的小屋震動的。

戴西特只是在政治家和哲學家們中間流行；他是歷史上的柏拉圖。他的感受性對於俗漢是太精緻了。要了解他，須得生活在稠人廣衆的喧擾和宮殿神祕的明爭暗鬥中間。除了含在這情節裏面的自由，野心，光榮，留下來的還有什麼？這三者就是劇情的主角。這三種熱情不能被民衆認識。因為這是理智的熱情而不是心靈的熱情。我們看出了這些章節在我們周圍所引起的冷淡和驚奇。

一天晚上，我們試將波兒與維齊尼讀給他們聽。這是我一面閱讀一面翻譯的，我有這樣的習慣，懂得了就能讀出來，就是說我可以背出來。在意大利住了一段長時間，對於他們的言語已很慣熟，毫不使我困難的，找出達意的言辭，如同本國語一樣，在我唇際流吐。故事剛纔開始，我們的小小聽衆的表情便起了變化，一種注意的凝神的表情；定某種情緒的徵驗。我們遇到了一個使每一個人不論年齡和地位，起了共鳴的音符，多感的音

符，普遍的音符，在唯一的聲音中包括了藝術的永久真理：自然，愛情，和上帝。

## 十三

我還沒有讀了幾頁，老人，少女，孩子，已經是統統變了態度。漁夫肘靠在膝蓋上，耳朵傾在我這邊，忘記了吸他的煙斗。老祖母，坐在我的對面的，兩手在領下互握着，她的姿態有似貧苦的婦人，蹲在神殿的路上聽着上帝的訓誨一樣。貝波從剛才坐在那兒的晒台的短牆上走了下來，他，不出聲的將六絃琴放在地上，恐怕被風吹動絃索，用手平掩住琴柄。葛萊齊拉，平時總是站得遠一點兒的，現在却不知不覺地跑近我來，好像是被隱藏在書裏的一種吸力所迷惑了一樣。

背倚在牆上，（牆腳邊便是我坐着的）她愈來愈靠近我的旁邊，左手支在地上，有如「受傷的角力者」●的姿勢，她用圓而睜大的眼睛，一會兒看着書，一會兒望着流出故

事來的我的嘴唇，又一會兒望着書和嘴唇中間的空隙，好像她在找尋那替我解釋的不可見的精靈。我聽見她不規則的呼吸，隨着劇情的脈動，有時停止，有時急促，好像爬山的人屢屢歇力的氣喘一樣。在我未將故事說到半中間以前，可憐的孩子已經忘記了那點我有點過分的矜持。在我手上感到了她呼吸的溫熱。她的頭髮拂在我的額際。兩三點熱淚，從她的腮邊掉下來，滴在我手指旁邊的書頁上。

## 十四

除了我爲漁夫的家人將傷心的字句逐字翻譯出來的慢而單調的聲音以外，聽不到一點別的聲音，只有在我們的足下微弱的遠遠的海潮拍岸的聲音。這聲音與我們的

●「受傷的角力者」爲羅馬凱旋廟中古代著名雕刻之一，題爲將死的角力者(Gladiateur Mourant)。



誦讀成了諧奏。好像是故事的預感的收局。在故事開始和正當敘述的時候，便提先，在空中嗚嗚作響了。故事愈說下去，愈使我們單純的聽衆入迷。當我有時候，想找一個適當的辭句來傳達這法國話而猶預時，葛萊齊拉，有好一會兒便拿着燈，用裙子遮住風的，在焦急中將燈一直拿到書邊來，幾乎要將書頁子燒焦了，好像她在想這光線會將這無形的意義迸射到我的眼底來而能在我的脣上迅速地吐出。我微笑地用手將燈推開，視線不會移出書外，我覺得手指爲她的眼淚所溫熱了。

## 十五

當我讀到維齊尼，爲她的姑母召歸法國，感覺到，就這樣說罷，感覺到她們的存在將撕成兩起，在香蕉樹下，竭力的想安慰波兒，指着就要將她帶走的大海，說就要回來……讀到這地方，我合上書本，將故事留至明天再說。

這簡直是對於這些可憐的人們兜心一擊。葛萊齊拉跪在我的面前，復跪在我朋友的面前，請求我們將故事說完。但只是徒然。我們要替她延長興味，而我們將因體驗到這層而得到快慰。於是她從我手中將書奪去，將牠打開，好像她能夠憑着意志的力量認識這些字似的。她和書說話，吻牠。於是恭恭敬敬地放回我的膝上，交疊着兩手，以懇求的眼光望着。

她的表情，在平靜時是這般明朗而微笑，但帶着幾分嚴肅的，從故事中受到了些奮興，不安，劇情的悲感，突然地熱情起來，心腸軟起來。簡直可以說，一個突如的激變將這美麗的石像變成肉和淚的了。這位小姑娘覺察了直到現在睡着的她的靈魂，在維齊尼的心靈中發現了她自己。在半點鐘內，她好像成熟了六個年頭。感情的暴風雨般的色彩，在她的額上，淺藍的眼睛裏和頰上染上了雲紋。好像平靜的受蔭蔽的水面，初次地震時間來了太陽，風和陰影，在那兒激戰。在這樣的狀態中，令我們無鑿足地貪看着她。她，直到現在，只能鼓舞起我們快樂的，幾乎啓發了我們的尊敬。她苦苦求我們繼續下去，但仍是徒

然；我們不願將我們的精力一次用盡；在一天間將她的眼淚流乾，未免使我們太消受了。她噘起嘴唇走開，含怒地將燈吹熄。

## 十六

第二天，當我在葡萄棚下望見她，想和她說話時，她轉過身去，好像要藏過眼淚似的，不肯回答。她的眼睛周圍籠着一個淡淡的黑圈，顯得比她的面頰還要蒼白，灰暗，有如嘴角上淺淺的優雅的微渦。她晚上沒有睡着，她的心是爲昨晚的想像的哀愁抑鬱着。在不識字的孩子心中和無知識的家庭裏面書本以現實的力量在煽動着，真有不可思議的魅力。這故事在心的生活歷程中是一樁大事！

正如我翻譯詩，詩則翻譯自然，這些簡單的事蹟，在兩個可憐的母親的足畔的兩個孩子同睡搖籃，他們無猜的愛，悲慘的離別，被死神愚弄的歸程，覆舟的災厄，和香蕉樹

下埋葬着一個心兒的兩人的合塚。這些是儘人都能感到而了解的事實，自從皇宮直到漁夫的草棚裏；詩人在遠處尋覓才思，才思卻在心中，幾個簡單的音鍵，偶然地，虔誠地，在這上帝親手裝就的樂器上觸到，使正夠令人整整哭一世紀，成爲如愛情那般普遍和感情那般博人同情。崇高的哀倦，美麗的詛言和愁感，是藝術中不可或缺的。知道能感動人，便懂得一切了。在一滴眼淚中，比美術館中的一切和世間所有的圖書裏面更多才思。人好比一株樹，搖撼着牠想牠掉下果子來，假如沒下吊有眼淚，那人是永遠也搖不動的。

## 十七

一整天，全家都不快活，好像在這卑陋的家庭中降臨了一件傷心事一樣。我們聚在一起吃飯，簡直不會說話。我們碰面，分手，都不露笑容。只見葛萊齊拉，不論在花園中，屋頂上，心不在焉地忙着。她時常望望太陽有否斜西，顯然地，這一天，她眼巴巴只盼望着天晚。

當黑夜到來，我們大家在晒台上坐在老位置上的時候，我復翻開書本，在嗚咽聲中將故事讀完。老頭子，祖母，孩子，友人，我，都分潤着這普遍的情緒。抑鬱而沈着的我的聲音，在不知不覺間，爲故事的哀愁和字句的嚴重性所軟化了。在故事的末了，這說話的聲音，彷彿來自遠處，帶着一種發自一個心臟已經不再跳動而僅因了哀愁，宗教，和回憶方纔與聞世事的胸膛的空洞的不着實的聲音，從空際落入心靈中。

## 十八

故事說完了之後，我們不能講一句廢話。葛萊齊拉一動也不動，態度好像她仍在聽着，仍要聽着。靜默——恆久而真實的喝采的表情——沒有一人將牠打破。各人以各人自己所感到的思想去揣摩別人的思想。垂盡的燈火在不知不覺間熄去，也沒人伸手爲牠重燃。一家人都站起來，一聲不響地溜開了。只有我們留着，我和我的友人，茫然地，迷惑

於真實，單純，以及各地各人各種年齡的感情的無上威權。

也許另有一種情緒已經在我們的心靈深處激盪着。爲愛而初識痛苦，在眼淚中變形的葛萊齊拉的臉，和詩人創造的維齊尼的天仙般的形象，在我們幻想中飄浮着。這兩個名字，這兩個孩子，在飄忽莫定的現形中混淆難辨，令我們的不安的睡眠，時而欣喜，時而悲戚，直到天明。當天的夜晚和過後的兩天中，我們不得不將同樣的故事對這女孩子重說了兩遍。我們假使她不倦於要求的話，就是再讀一百遍也是高興的。這便是南方人的想像的特徵，迷幻而深長的，並不想在詩和音樂中找尋變化；詩和音樂，可說是不過幾篇文章，在那兒各人繡上了各人自己的情感罷了；正如一般人，數世紀來在同一的故事和同樣的歌曲中吸取滋養而不厭飽一樣。自然的本身，這超乎一切的詩和音樂，還不是只有兩三句語言和兩三個音符，老是同樣的，却能使人自最初的歎息起，直到最後的一口氣爲止，爲之歡欣，爲之悲哀麼？

## 十九

第九天，日出時，秋分時節的風終於衰歇了，數小時內，海內又變成如夏季那樣地平靜。拿波里灣中的山和水，和天，好像在比炎熱的夏月裏的還要蔚藍還要清淨的液體中游泳，好像這海天，已經感到這使空氣結晶發光得有如冰川中凝凍的冰般的冬天的最初的顫慄。黃色葡萄葉和棕色的無花果樹葉，開始飄墜，散滿院中。葡萄已收穫了。在晒台上陽光中曝乾的無花果已經裝在婦女們用海草編織成的相籃子裏面。船是急於下海試航，老漁夫要將一家人都帶到麥哲里拿去。他們將房子，屋頂，抹得乾乾淨淨，用一塊大石頭掩住泉井，免得枯葉和冬季的雨水把井身弄髒。他們將在岩石上鑿出來的小井中的油汲出，裝在大瓶裏。孩子們用棒穿在瓶耳中，抬下海去。他們將褥子和蓋被紮成一個包裹，用繩子紮着。他們在行將辭別的聖母像前點起最後一次的燈來，做了最後一次

的祈禱，將須離開數月之久的房子，無花果樹，葡萄園，交託給她保佑。於是關上了門，在滿覆着長春籐的岩罅中藏了鑰匙，使得漁夫在冬天回來的時候，可以有把握地找到而重訪他的故居。過後，我們幫着這一家人，將油，麪包，和果子等裝在船上，然後下海。





第

三

章



在我們沿着巴依亞灣和波西里卜蜿蜒的坡岸回到拿波里去的歸途中，對於這位姑娘兒，孩子們，和我們，真有一番興頭，在安特烈，可說是一種凱旋。我們在夜色初合時到了麥哲里拿，歌唱着。漁夫的老朋友和鄰人，不絕口地讚美他的新艇。他們幫他卸貨，將船曳到岸上來。因為我們不許他說出這隻船該歸功於誰的，所以別人對我們很少注意。

將船拖到岸上，把無花果籃和葡萄籃拿到安特烈家中地窖上的住下了老祖母，孩子，葛萊齊拉的三間低矮的房子的門邊之後，我們就在旁人不注意中退出。我們，心裏少不得有幾分難受的，穿過拿波里居民衆多的喧嚷的街道，回到我們的寓所裏。

## 二

我們打算在拿波里休息幾天之後，再去和漁夫一起過同樣的生活，只要海面情形允許的話。三個月來，我們已十分習慣於簡便的服裝，和船上一無所有的擺設，一看到我們房中的床，傢具，和都市的服裝，便好像是惱人的惹厭的奢侈。我們希望能重過海上的生活，就是只有幾天也好。但是，第二天我的朋友到郵局裏去領已經遲滯了的信的時候，他收到一封他母親給他的信，她叫她的兒子立刻回法國去，幫同料理他姊姊的婚事。他的姊丈要到羅馬來迎接他，按照日期，應該已經到那裏了。他不能再延遲，須得立即動身。

我是應該和他一起回去的。我不知道是什麼寂寞和奇遇的迷戀將我留住。海上的生涯，漁夫的小屋，葛萊齊拉的情影，也許有幾分是處，但是在腦際都攪做一團。自由的狂迷，在離開故土三百海里之外能不告匱乏的自負，對於海濤和未知世界的熱戀，這種青

年想像的虛無縹緲的展望，也許是最大原因。

我們懷着男性的柔情分手。他允許我，在他盡了兒子和兄弟的義務之後，即刻便來和我一起。他借給我五十個路易<sup>①</sup>以填充我六個月來用空了的錢袋，便動身了。

### 三

這回離別，使我少了這樣一位朋友，他，於我是年長的哥哥，幾乎是兒時的兄弟，使我陷入孤寂中，我覺得恍如墜入深淵，每時每刻只是往下沈。我的一切念頭，一切感情，一切言語，往時，在和他交談中發揮散洩的，滯留在我的靈魂裏，在那兒霉腐，在那兒發愁，好像一塊我不能移舉的重物，壓在我的心頭。那些和我不相干的聲音，那些不知道我的名字

① 路易 (Louis) 法國古金幣名，始鑄於路易十三時，故名。

的羣衆，這所沒有顧盼與我相酬答的房間，這旅居的生涯，在那兒，素不相識的人們不住的你推我擠，和老是冷酷無情的，老是新來的客人默然地坐在桌邊，這幾本讀了一百遍的書，呆板不動的字母在同樣的所在，同樣的句子，同樣的字眼裏，老是你對語着，這一切，在夏間飄泊遊蕩的生活和旅行未曾開始之前，拿波里和羅馬於我是覺得這般甘美的，現在看來竟像是迂緩的滅亡。我的心將在哀愁中淹斃了。

幾天來，我拖着這哀愁，由一條街到另一條街，一個戲院到另一戲院，一本書到另一本書，不能將牠抖脫；於是終於將我征服了。我病了，就是所謂思鄉病。我的頭很重，兩腿不能支持自己。我憔悴而蒼白。我不吃東西。靜寂令我憂鬱，聲響又使我煩燥；我過了許多無眠的夜，白天睡在床上，不想起身，也沒有力氣起身。關心我的惟一的母親的親眷，已經到離拿波里三十海里的阿勃盧茲去了。他想在那裏開辦一個工廠，要好幾個月才得回來。我請了一位醫生；他來了，將我望了一回，診一診脈，對我說一點病都沒有。真情倒是我的病不是他的藥所能醫治的，一種假想的心病。他去了，我也沒有再請他。

但是，第二天我覺得病得厲害，我在記憶中搜尋從什麼人身上可以得到一些援助和愛憐，假如我不能起床的時候。窮苦的麥哲里拿漁夫的一家人的影像，自然而然地浮到腦際來。在記憶中，我是仍然在他們中間生活着的。我差了服侍我的孩子去找安特烈，告訴他說，兩個外國人中比較年輕的一個病了，想要見他。

當孩子將信送到的時候，安特烈和貝賓諾下海去了，祖母則忙於在基牙埠頭上賣魚。只有葛萊齊拉獨自和孩子們一起留在家裏。她簡直等不及將孩子們託給一位鄰婦照管，就穿上普洛西達式的最新的衣裳，跟在孩子後面，由孩子領路到古修道院，引導她上了樓梯。

我聽見一陣輕輕叩門的聲音，好像有一隻無形的手，將門推開了，我看見葛萊齊拉。



她見了我，發出一聲憐惜的喊聲來。她向我床邊搶上幾步，於是又制住自己，站着不動，兩手交疊着垂在裙前，頭歪在左肩上，做出一種憐愛的姿態來：

「他多麼蒼白啊！」她輕輕地自語道：「怎的幾天功夫，臉色便變到這般地步！還有一位呢？」她迴過身來，用眼睛在房中找尋我的朋友。

「他去了。」我對她說。「在拿波里，我是孤獨而陌生。」

「去了？」她說，「將你孤零零的拋在這裏，病得這樣的那末，他是不愛你的了！假如我處在他的地位，我是不去的，我；可是我不是你的兄弟，我還是在暴風雨那一天才和你相識的！」

## 五

我解釋給她聽說在我的朋友走的時候，我還不曾病。

『但是，怎樣，』她急速地以半是柔和半是平靜的音調說道，『難道你不會想到在麥哲里拿還有別的朋友麼？』她知道。她悽然一望她的襟袖和袍子的下裾，『因為我們是窮人，走進這漂亮的房子裏會辱沒了你。這可是管不了許多，』她擦一擦直到此刻在不住地望着我的額角和無力的胳膊的眼睛，『縱然別人輕視我們，我們還是時常來。』

『可憐的葛萊齊拉，』我微笑地回答，『願上帝鑒臨，我會有一天將愛我的人引為恥辱的！』

## 六

她坐在我床腳邊的一把椅子上，我們稍稍談了一會兒。

她說話的聲音，她眼睛中的碧朗，平靜而大膽的毫無忸怩的態度，率直的表情，海鳥

上女子所特有的哀怨而斷續的音節，令人想起東方的女奴，縱然在愛的悸動中也總是強抑着的聲調，以及在陽光底下小屋之中和她生活在一起的那些美麗的日子回憶；普洛西達的陽光好像仍在她的額際，身上，足上，在這黯淡的臥室中流動着；這一切，當我望着她聽着她的時候，將我的痛苦和憂愁一起移去，而我相信突然地痊癒了。於我，好像是她一出去之後就可以起身走路似的。但是我覺得她的存在於我是這般的好過，我盡我所能的將談話延長，借了千般的藉口，將她留住，只怕她太早回去，而將我重新獲得的幸福帶走。

她伏侍了我日裏一部分的時間，沒有畏縮，沒有假裝的正經，沒有虛偽的羞怯，好像一位姊姊照料兄弟，不會想到他是男子。她替我買了橙子來，用美麗的牙齒咬開果皮，將牠撕去，用手指將液汁擠入杯中。她從頸上解下一個用黑帶懸在胸口上的小小銀徽，用一枚別針扣在我白色的床帘上。她向我保證說是憑着聖像的力量，我立刻就會痊癒的。天色漸晚了，於是她離開我，到了門邊，又回到床前，問我要些什麼，並且熱心的叮囑我在

睡前要虔誠的向聖像祈禱：這樣地往復總不下於二十次。

七

也許是因了聖像和無疑地她自己也在祈禱着的力量，也許是假形於葛萊齊拉的那種溫柔關切的現形子我以安謐的影響，也許是她的存在，她的對話子我以可喜的排遣，安撫了鎮定了我身心交病的痛苦，她出去之後，我便睡着，寧靜而深濃地睡着。

第二天，醒來，看到房中地板上拋散着的橙皮；仍然朝着我的床的葛萊齊拉留在那兒，好像還要來坐的椅子；用黑絲的項帶懸在我帳帘上的小小銀像和一切於我久已疎缺的到過女人和承她照料過的痕跡，在睡眼惺忪的時候，好像是我的母親或是一位姊姊昨晚來過我的房間。只是在睜開眼睛之後，逐一將思想記省起來，才覺得有葛萊齊拉的影像浮現，一如昨晚所見的那樣。

陽光是這般明潔，休息使我四肢強固，房中的冷落緊壓我的心頭，想重新聽見熟悉的聲音的需要強強地逼着我，我立即起身來，雖則軟弱而踉蹌的；我將餘下的橙子吃了；登了一輛馬車，本能地驅向麥哲里拿海邊。

## 八

到了安特烈的低低的屋子旁邊，我扒上通到地窖上晒台去的扶梯，那家人居室的門是朝着晒台開的。我在晒台上遇見了葛萊齊拉，祖母，老漁夫，和孩子們。他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正打算在這個時候出門來看我，他們每人，在一只籃子裏，或是一塊手帕裏，或是在手裏都拿着一件凡是這些窮苦的人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對於病人最有益的或最能使他歡喜的禮物。一人拿着一大瓶伊什亞金色白酒，用一束羅曼鈴花和香草充作軟木塞子，堵住瓶口，使瓶裏生香；另一人拿着晒乾的無花果；還有一人拿着枇杷，孩子們

則拿着橙子。葛萊齊拉的心已傳遍全家人了。

九

他們看見我，蒼白而軟弱的但是帶笑的站在他們面前，發出一種驚異的呼聲來。葛萊齊拉，讓她裙子裏裝着的橙子滿地亂滾，拍着兩手，跑到我前面來。

『我對你說過，』她喊道，『只要你在床上睡了一晚，聖像便會將你醫好的，不會騙了你罷？』

我想將聖像交還她，我從我來時放着的胸前取了出來。

『先吻一下，然後還我。』她對我說。

我吻了聖像，復在她伸前來接的指尖上輕輕吻了一下。

『假如你又病了，我再拿來給你。』一面將牠掛在頸上，滑入胸口；『兩人都可以用

的。」

我們坐在晒台上，在早晨的陽光裏。他們的神色都很快活，好像重新獲得了一個兄弟，或是一個久客歸來的孩子一樣。時間，在上流社會中，對於形成一種親暱的友誼是必需的，在低級社會中可沒有必要。心是了無猜慮的打開着，牠們立刻便能互相融合，因為在感情底下並沒有可疑的利害關係。一星期間在大自然中的人們的心靈上的維繫和親熱，勝於上流社會的人們在十年間所形成的。這家庭和我，已是親戚了。

我們互相存問別後降臨到我們中間來的幸與不幸。這間窮屋子正走了紅運。船是被祝福的。網網都順利，這樣的撈獲是從來不曾遇到過的。祖母一個人在門前賣魚，竟忙不過來；貝賓諾，驕傲而結實的，雖則只有十二歲，抵得上一個二十歲的水手。最後，葛萊拉又學得了一棒手藝，遠超於她家人那種低微的職業。她的薪金，對於一位少女的工作本來要算高的，復因她的能幹再得增加，已經夠供給牠的小弟弟們的食用和衣着，而為她自己待到了相當年齡，有意於戀愛的時候積一份嫁妝了。

這便是她祖父母的稱呼，她是一個「珊瑚女」，就是說，她學會了做珊瑚工的。珊瑚的製造和貿易，當時成爲意大利沿海城市工業的主要富源。葛萊齊拉的一個舅父，就是她已故的母親的兄弟，是拿波里主要珊瑚工場裏的工頭。因了這項職業而致富，他導領着大批的男女工人，對於銷行全歐的奢侈品的需求，這項工人是只嫌不夠的，他想到她的甥女，在將她錄入工女中間之前不多天，他來過一次。他帶了珊瑚和工具給她，教了她最初幾種很簡單的技術。別的工女們，是大家一起在廠中做工的。

漁夫和嬸母，不得不時常出外的，葛萊齊拉便是孩子們唯一的看護者了。她在家裏做工。她的舅父，不能時常離開工廠，幾天前便叫他的大兒子到她這裏來，他是葛萊齊拉的表兄，二十歲的青年，聰明，溫雅，品格高尚的超等工人，但是心地單純，微帶佝僂，身體上是有點缺陷的。他在晚間工廠歇工之後跑來，視察她表妹的工作，改善她使用工具的方法，並且教她頭上幾課寫讀和算術。

『我們希望，』當葛萊齊拉回過頭去的時候，祖母輕輕地對我說，這回事能成爲兩



人的福利，而這位教師將來會成爲他的未婚妻的忠僕。

我看到在老婦人的心裏，對於她的孫女兒是頗有點企圖和驕傲的思想的。但是葛萊齊拉自己並沒有想到。

## 十

小姑娘牽了我的手到她的房間裏去。叫我嚙賞她的已經車圓，磨光的珊瑚細工。這些是放在床腳邊的紙匣子裏，很整齊的排在棉絮上的。她要當面做一個給我。我面對着她用足尖轉着小車床的輪子，她將珊瑚的枝節湊到圓鋸上去，將牠截斷，發出沙沙的聲音。於是用指尖擎住，放在磨石上，將這些小塊磨圓。

粉紅色的灰粉蓋滿了她的手，有時，飛到她的臉上來，在她的頰上，唇上，撲上了一層薄薄的粉，使她的眼睛顯得更蔚藍更光輝。於是她微笑着抖一抖她的頭髮，而這一回那

些灰粉飛集到我的身上來了。

『不是嗎？對於如同我般的海的女兒，這不是一種很好的職業嗎？我們一切都靠牠，靠海；從我祖父的漁艇和我們所吃的麵包算起，直到這些項鍊和耳墜，我也許有一天可以戴上的，當我爲比我更富更美的人們磨了做了許多之後。』

早晨就這樣地過去，談天，開玩笑，做工，我不曾想到走開。正午的時候，我和他們一家人一起吃飯，太陽，大氣，精神上的滿足，只有一些麵包，油炸魚和藏在地窖子裏的水果的麥樸的餐食，增加了我們的食慾和氣力。下午，我幫老頭兒補綴張在晒台上的舊網。

我們聽到葛萊齊拉轉動磨石的脚步聲，祖母紡車的響聲，和孩子們在門檻邊玩橙子的聲音，樂曲般的伴着我們的工作。葛萊齊拉時時跑出來，在走廊上抖一抖她的頭髮，我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一句友愛的話，一個微笑。不知道爲何，我覺得幸福，直到靈魂的奧底。我情愿做一株生根在園中的蘆薈，或是一個在晒台上曬着太陽的壁虎，住在壁縫中，和這貧苦的一家人一起。

## 十一

但是天色漸暗，我的靈魂和面色也漸漸陰鬱起來。一想到我須得重回我旅居的房間中，便悵然不樂。葛萊齊拉第一個看出了這一層。她跑過去在祖母的耳朵邊輕輕地說了幾句話。

『爲什麼使這樣地離開我們呢？』老婦人說，好像是對她的一個孩子說話似的。『在普洛西達，我們曾在一起，不是很好的麼？在拿波里，我們還不是一樣？你的神色好像喪失了母親的小鳥，在不論那一個窠前逡迴鳴啼。假使你覺得此間對於你這樣的先生是夠好的話，你可以住在我們這裏。房子只有三間，但是貝賓諾睡在船上。孩子們睡的房间給葛萊齊拉已經很夠，只要她日裏可以在你睡的房间裏做工。你睡在她的房裏，在此地等你的朋友回來。因爲像你這樣良善的多愁的青年，獨自個兒，在拿波里街上，想起來便令

人不好過。」

漁夫，貝賓諾，連那些小孩子們——他們已經愛上我這外國人了——都贊同好婦人的意見。他們熱烈的堅持，一齊要我接受他們的貢獻。葛萊齊拉沒有說話，但是她帶着一種很明顯的不安，隱藏在假裝的不介意中，在等着我的回答。她蹣跚着腳，以一種不由自主的癱瘓的動作，對於我所提出的不便接受的過慮的種種理由。

最後我抬起眼睛來望她。我看見她的眼中比平時更潤濕，更發光，她指間揉着一枝長在走廊上土鉢裏的藿香草，將牠搓成片片。這個手勢我能懂得，勝於冗長的言語。我接受了他們貢獻給我的共同生活。葛萊齊拉拍着手，高興得跳起來，頭也不回的，跑到房間裏去，好像她要捉住了我的一句話，便不容我有時間收回似的。

## 十二

葛萊齊拉喊了貝賓諾來。一會兒工夫，她和她的弟弟，將床，粗劣的家具，裝在塗漆的木框裏的小鏡，銅燈，兩三張用針懸釘在牆壁上的聖童女像，桌子，和做珊瑚的小車床，搬到孩子們的房裏去。他們從井裏汲了水，用手掌洒在地板上，很仔細地將牆壁上和磚上的珊瑚粉拭淨；在窗檻上放了兩鉢他們在晒台上所能找得到的最青綠最芬芳的香草。就是結婚的新房，即使貝波要在當晚將未婚妻娶到父親的屋子裏來的時候，也不會這般細心地拂拭，收拾得這樣齊整的。我微笑地幫着這玩意兒。

當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時候，我領導漁夫和貝賓諾，同我一起去購買並攜回我所需要的家具。我買了一張全鐵製的小床，一張白木桌子，兩把蘆草椅子，一只冬夜烤火的時候可以燒橄欖核的小銅火爐；我的行李（我派人到我的寓所中去拿了來）中還有別的

一切。我不願失去這家庭幸福生活的一個夜晚。當夜我就睡在新房中。只是在從一塊碎了的玻璃窗中飛進我房間裏來的燕子歡樂的呢喃和葛萊齊拉在隔壁房中伴着有節奏的車床動作的歌聲中我方才醒來。

### 十三

我打開窗來，望出去是幾所擁在波西里卜的小山的岩石中和麥哲里拿曠地上的漁人和洗衣婦的小小庭園。

幾塊棕色的大石頭一直滾到園中，和住宅十分密邇。幾株大無花果樹，半被壓毀了，從石塊底下抽發出來，以拳曲而白皙的枝臂擎住這些石塊，寂然不動的巨葉覆蓋着牠。從屋子這邊望過去，在這些窮苦人家的園子裏，只見幾只裝着大轆轤的水井，一匹驢子在牽着，經過尚香的畦溝中來灌溉瘦弱的青菜和蘿蔔；婦人們將衣被晒在繫結在檸檬

樹間的繩子上；穿着單布衫的孩子們，在園中兩三家錯落地散佈着的小小白屋的晒台上，玩着或是哭着。這種這般窄小，陋俗，灰暗的都市近郊的景色，和我剛剛離開的人羣喧嚷的市區和門面高大四圍擁得緊緊的街市相較，在我看來，前者是多麼甘美。我呼吸着清潔的空氣，而不是灰塵，煙火，和人間的氣味。我聽到驢嘶聲，雞啼聲，木葉的瑟瑟聲，海潮抑揚的歎息，而不是憐憫的車聲，尖銳的人們的叫喊聲，和大都市街道中不容耳官有一刻休息讓腦筋平靜下來的隆隆不絕的一切咕噪的聲音。

我不想起身，躺在那兒，很甘美地咀嚼着這陽光，這田野的聲息，這羣鳥的翱翔，這幾乎沒有思慮的皺痕的安息；於是望着光溜溜的牆壁，空空洞洞的房間，一無所有的家具，我自娛地想着這貧苦的房子至少是愛我的，雖然沒有地氈，繡幕，絲帘，值得人留戀。世上所有的黃金，買不到甘於淡泊者的心頭的一個脈膊或目光中一線溫柔的光輝的。

在朦朧半睡中，這些思想悄然地引我入眠；我覺得恢復了健康與平和。貝賓諾有好幾次走進我的房裏，看我是否需要些什麼東西。他將麵包和葡萄拿到我的床前，我一面

吃，一面將葡萄顆粒和麵包屑打那燕子。快近中午了。我起身的時候，滿室內照着秋暖的陽光。我和漁夫及其妻子商量了一下我按月給付他們的小小津貼；如房間的租金和在他們家常開支外另添雜物的費用。爲數是很少，但這位良善的老人却說是太多了。很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決不想在我的身上賺錢，反而爲了他們的窮苦和過分儉約的生活不容他們盡情招待我而暗暗覺得過意不去，假如不要我化錢，他們也許會更得意的。他們在每天早晨購買的物品之外，加上兩塊麵包，午餐時吃的一些燒熟的或油炸的魚，晚餐用的牛乳製品和乾水果，燈油，冷天用的煤炭，這便是一切。每天幾個銅板，拿波里人用的小銅子兒，便夠我容用了。我從來不曾更深切地懂得幸福和奢侈是怎樣沒有關連的：一個銅子所買到的幸福，會比一囊金幣所能購得的還要多，只要你知道到上帝度藏幸福的地方去尋找。



## 十四

我便這般的過了秋末冬初的幾個月。這幾月中間拿波里天色的明暉晴朗，令前後兩個季節無從區分。什麼也沒有來打擾我們生活中的單調的安謐。老人和他的孫子也不再出海冒險，因為這季節時常有大風的。他們繼續靠海邊捉魚，捉來的魚由祖母在「瑪林納」出賣，綽有餘裕地供給了他們的無需求的生活。

葛萊齊拉在技藝中愈其長得出色了；自從她做了珊瑚工之後，溫和的家居生活，使她長得更美麗。她的工資，每逢星期日由她的舅父送來給她的，不但容許她將小弟弟們料理得更清潔，衣服更整齊，並送他們上學校去，還能夠給她的祖母和她自己做幾件更美麗更高雅的島上婦女們特別的服裝：如拖在腦後，在肩上添成了一塊三角形的紅絲帕；只能套住腳趾，繡着銀花兒的沒有後跟的鞋子；幾件有藍黑條紋的絲織的無袖襯衫；這

些線縫上鑲了絲帶，腰下開叉，飄開時露出她纖細的身材和飾有珠鍊的項頸的肌膚的短衣；最後，還有雕鏤精緻的金線和珠紛交錯的耳墜。在希臘諸島上，最貧苦的婦女也穿戴着這些服裝和首飾的。任何不幸都不能將牠取消。在那些地帶，美的情操比我們所居住的一角大地更爲強烈，生命就只有愛情，在婦女們的眼中，裝飾並不是一種奢侈；這是她第一的幾乎是唯一的需求。

## 十五

每逢節日或星期天，葛萊齊拉這樣裝束着，從房裏走到曬台上來，鬢邊的黑色頭髮裏，插着幾朵紅石榴和夾竹桃花；當她，聽着鄰近教堂的鐘聲，在我的窗前走過來，走過去，好像一隻孔雀在屋頂上陽光底下逞艷一樣；當她，慵然無力地曳着嵌在鋪花鞋裏的腳，屢屢頓盼着，繼復抬起頭來，以一種慣常的頸的波動，令絲巾和頭髮在肩際飄颻；當她，發

現我在看着她的時候，臉上微微紅了一陣，好像她羞於這樣漂亮似的；很有幾番，她的美麗的新的光輝呆住了我，彷彿我是初次見她，而平時和她的親暱，變成了一種生怯和迷眩了。

但是她很少想要迷人，她的好裝飾的天性，全無一點驕傲和風情，在聖禮回來之後，她即刻便趕忙將華麗的飾物卸下，重新穿上青色粗布的樸素的短衫，和有紅黑條紋的印度紗袍子，足上穿了白木後跟的拖鞋，整天價在曬台上怪響着，好像東方女奴聲音嘹亮的皮屐。

當她的女朋友們不來找她，或是她的表兄不陪她到教堂裏去的時候，往常總是我領了她去，也是我坐在圓柱迴廊的石塔上等她。她出來的時候，我聽見在她的女伴中間和麥哲里拿船埠的青年水手中間爲她溫文的品貌而發的贊美的低語，我懷着一種自私的驕傲，好像她是我的姊姊或未婚妻。但是她一點也沒有聽見，在人羣中只看到我，在石階的第一級上向我微微一笑，用手指蘸着聖水畫了最後的十字，翩然走到我在塔下

等着的石級上來。

節日，也是這樣的，我早晚領導她到教堂裏去，這是她心愛的唯一的娛樂。那幾天，我便仔仔細細地盡力將我的服裝打扮得和島上青年水手相似，使我的出場不會引起別人驚異，而人們會將我當作陪着這位姑娘來的兄弟或是一位親戚。

別的日子，她不出門。至於我，我復逐漸地恢復讀書的生活和孤獨的習慣了，只有偶時爲葛萊齊拉溫柔的友誼和在她們家中的遷就所分心。我讀了許多歷史家和各種語言的詩人的作品。有時我寫了一點，我嘗試，一會兒用法文，一會兒用意大利文。以散文或詩的形式，將靈魂最初的沸騰傾吐出來，牠們好像重壓在我的心頭，直到用言語表達出來，才覺得寬鬆一些。

好像語言文字是人唯一的宿命，專爲產生思想而產生的，正如樹是專爲產生果實而創造的一樣。人在苦禁着，直到他內心的醞釀產到體外來爲止。他所寫下來的言語，好像一枚鏡子，他需得將他自己在鏡子裏認一認，方能證明他的存在不虛。不會在自己的

作品中看到自己，就不能感覺到自己是完全地活着，精神和肉體一樣，有牠的成年。

我是正當這種年齡，心靈需要營養，並以言語使牠生產繁殖。但是我一寫出來，立刻就對自己的作品不滿，而厭惡地將牠毀棄。晨來拿破里的風和浪，將我在日裏撕毀的夜間的懷感和意觸的碎片，毫不惋惜地捲去，吞去，離我飛向遠處的，不知有多少！

## 十六

有時候，葛萊齊拉，看到我較平時更久的關在房裏，更久的沉默着的時候，偷偷地跑到我的房裏，將我從埋頭苦讀和工作中拉出去。她一聲不響地跑到我的椅後，巔着脚尖，從我的肩後望着我所讀的或所寫的東西，雖則是不懂得；於是以突然的動作，將我的書或筆搶去逃走。我追到曬台上，有點生氣的；她笑了。我原諒她；但是她很嚴厲地責備我，好像母親一樣。

『這本書今天在你的眼前這麼長久，究說了些什麼？』她用不耐煩的口吻咕噥着，一半正經，一半頑皮的，『這醜陋的舊紙張上面的黑線條，和你談不完的麼？你知道的事，在年中每個夜裏和每禮拜天的說給我們聽的，如同在普洛西達使我們哭得要命的那種故事，難道還不夠多麼？你整個晚上所寫的長信，早晨又將牠拋到海風裏去的，究竟是寫給誰的呢？你難道不知道，你讀得這樣久或寫得這樣久，會使你生病，使你憔悴，使你精神恍惚的麼？你和我說話，我是看着你的，不是比整天和那些不會聽你的字眼或黑影說話要舒服得多麼？上帝哪！但願我有紙頁兒那樣聰明！我可以和你一天說到晚，我會將你所問的統統告訴你，我毋須你耗損目力，也毋須點乾了燈油。』

於是，她藏了我的書和筆，替我拿來短衣和水手帽，硬要我出去散一會心。  
我聽從她的話，嘴裏噤聲的，但是我愛她。



第  
四  
章





我作了許多久長的散步，穿越城市，在船埠上，或在田野間；但是這種孤獨的散步並不如我回拿波里後最初幾天那般的悽悽涼涼的。我獨自欣賞着，很甘美地玩味着城市海邊的各種情景，水和天。偶時的寂寞之感，也不再使我覺苦，而使我得躬身自省，將心思維的力量集中起來。我知道，在這人羣或荒漠之中，有友愛的眼睛和思想跟隨着我，回去的時候，有滿愛我的心在等待着。

我不再是繞着別巢飛鳴的小鳥，照着老婦人的說法，我是從所棲的一枝上試想飛到遠處去的小鳥，歸途是熟識的。對於別後友人的一切愛念，流灌到葛萊齊拉身上來了。這種感情較之戀戀於他的，似乎是更強烈，更切膚，更溫柔。好像前者是由於習慣和環境，而後者則為自己所產生，由親自的選擇獲得的。

這並不是戀愛，對此我並無不安，並無嫉妬，並無情熱的成見；這是心的甘美的安息，而不是靈魂上和感官上的甜蜜的熱狂。我沒有想到以別的方式來愛或是更進一層地被愛着。我不知道她是我的一位伴侶，朋友，姊姊，或是別的什麼；我只知道我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她和我一起也是幸福的。

我不再希望些什麼，也不作別的奢望。我還不到那種年齡，對於自己所感受的能加以分析，而將幸福予以不着邊際的定義。只要平平靜靜的，被戀着，快樂的，不知道是什麼也不知道爲什麼，於我使心滿意足了。共同的生活，兩人一體的思想，逐天地將我中間柔和無知的矚狎促緊攏來，在放任中她是純潔的，正如我在漫不介意中是平靜的一樣。

## 二

三個月來我是家庭的一分子，同住在一個屋頂之下，左右——就這樣地說罷——

她的思想，葛萊齊拉已慣將我視作和她的心不能分離的了，也許她自己還不知道我在她心裏所佔的地位。她和我相處，沒有一些畏懼，矜持，和羞怯，這些，當是夾纏在青年和少女的關係中間，而使愛情產生出許多不得不拘謹自持的顧慮來。她不會想到，我也不會想到，她純潔的孩子的風姿，於幾陣陽光中躋育，在早熟的十足光芒中，她天真的美麗替她造成一種威力，於人成爲贊美，於我是一種危險。她不會想到，正如一個姊妹不會想到她在弟弟的跟前是美的或是醜的一樣。她不會爲我多戴一朵花或是少插一朵。當她在曬台上陽光底下替弟弟們穿衣服或是幫着祖母在屋頂上掃除夜來落下的枯葉的時候，也不會爲我將她赤裸的腳穿進鞋子裏面去。她隨時走進我的房間，——門老是開着的——和貝賓諾一樣無知地，坐在我床邊的椅子上。

兩天，我整幾個鐘頭獨自和她坐在隔壁的房裏，就是她和孩子們一同睡的和做珊瑚工的房間裏。我一面談天，一面玩，幫她做她教我的工作。不及她玲巧，但是力氣比她大，我將一塊塊來切小是較有成功的。這樣，我們做了二份工，在一天內她可以得兩份工資。

晚上則適得其反，當孩子們和家人都睡着了的時候，是她做了學生而我是先生了。我教她讀，教她寫，將書中的單字給她拼，把住她的手，教她描字。她的表兄不能每天來的，便是我替代了他。也許是這位青年，跛足而殘疾的，雖然溫和，耐心，舉止莊重，可不能引起他表妹的興趣和尊敬；也許是她，在上課時太不專心了，她和他在一起，和同我在一起比較起來，進步是要差得多。讀書的夜裏一半時間，是在頑皮，嬉笑，學着教書的樣兒中過去的。這位可憐的青年，是太醉心於他的學生，在她的面前太畏怯，不敢來責備她的了。爲了不使她的眉頭因懊怒而蹙緊攏來，爲了她的嘴唇不致於向他微微噘起，她要什麼，他就做什麼。時常地，原定讀書的時間對他，就這樣地過去了。檢視珊瑚顆粒，將羊毛束絡在祖母的紡錘桿上，或者是修補貝波的網眼。只要臨走時葛萊齊拉高高興興地向他笑了一笑，和他說上一句 *Addio*（就是說「再會」的意思）一切於他都是好的。

至於我，倒反，功課是認真的。她時常延長下去，直到我們的眼睛沉重得要睜睡的時候。只見她頭低着，脖子挺起，顏面表情和態度上聚精會神的板滯不動，便可知這可憐的孩子是用盡心力來博取成就的了。她將肘靠在我的肩上，讀着書本上我手指點着的行列和指給她讀的字眼。寫字的時候，我握住她的手指，半鬆地導着她的筆尖。

假如她犯了一個錯誤，我便以嚴厲和不耐煩的神氣責備她；她一聲不答，只能對自已氣惱。有時我見她幾乎要哭出來，於是我將聲調和緩下來，鼓勵她重新做起。反之，假如她讀得很好，寫得很好，便可以看到她在我的稱許中，已獲得了報償。她臉微紅地朝着我，額上和眼裏充滿了驕傲的歡樂的光輝，她以為能夠使我欣慰而更形驕傲，甚於她自己小小的成就。

我讀了幾頁她最愛的波兒與維齊尼給她聽，作為酬報，或者是幾節戴索美麗的詩，描寫到歐彌尼寄居在牧人家中的田野生活。或者是歌詠到悲哀之處，或是兩個戀人絕望之時。詩的音樂令她感泣，在我停止誦讀了許久之後，她仍在幻想着。詩沒有比在將要發生戀愛的青年人心中能夠得到更深長更朗徹的回響的。詩好像是一切熱情的預感，過後，復成爲記憶和感傷。牠能這般地令人流淚。在生命的兩個極端：年青人，希望；年老人，悔恨。

## 四

柔和的長夜，在燈光和腳畔橄欖爐火的溫熱中的可喜的狎狎，在我們中間，除了孩

● 歐彌尼在牧人家中的故事，見戴索的得救的耶路撒冷 (Tasse: Jerusalem délivrée) 詩第

子氣的親暱以外，不會引起別種念頭和別種親暱的。因為我幾乎是冷淡的不介懷，而她則純潔而憨直，所以便被限住了。我們泰然地分手，碰面時也是一樣，在久長的談天之後，不一會兒我們就在同一屋頂底下睡去，彼此相隔僅數步，好像兩個孩子，一道兒玩了一個整夜，除了單純的娛樂，不會幻想到此外的事情的。這種不自知的暗自滋長的感情上的雍和，會歷數年之久罷，假使環境不將一切完全改變而將我們正夠幸福的友誼的本質顯示出來。

## 五

蔡佐，就是葛萊齊拉的表兄的名字，一天勤似一天的，繼續到漁夫的家中來過冬季的黃昏。雖則這位少女不給他一點滿意的表示，而他甚至於成了日常取笑的題材，微不至她表妹的玩物，但是他在她的面前是這樣的溫和，忍耐，謙虛，使她不得不為他的殷勤



所感動而偶時與以溫良的微笑。這點於他便正夠了。他的氣質正如那些心地軟弱而正戀愛着的人們，自己覺得爲自然褫去了被愛的資格，便以無報酬的愛自足，好像甘心做工作的奴隸，他們也盡忠於婦人的幸福，而對於這種幸福，卻又不得不將自己的心鉗制住。這種氣質不是最高貴的，但是最能令人感動。別人替他們叫苦，但是不得不佩服他們。爲了被愛而愛，是人；但只是爲愛而愛，這簡直是天使了。

## 六

在最不體面的品貌底下，可憐的蔡佐，他的愛情是有幾分天仙樣的。從葛萊齊拉方面來着想，我應該在他的眼中釘，但是他不僅對於我和她的親暱和交好不加嫉忌或感到侮辱，並且因爲她愛我，他也愛我。在他的表妹的愛情中，他並不要求第一把交椅或唯一的位置，而是第二把或竟是最後的一個位置。這樣便夠了。爲得要討她片時的歡喜，爲

要從她這兒博得一個知恩的青睞，一個手勢，或是一句溫柔的話，他可以跑到法國的盡頭來找我，將我領到歡喜，我有甚於他的。她的跟前。我相信，假如我使他的表妹難受，他簡直會恨我的。

和愛情一樣，他的驕傲也全在葛萊齊拉身上。也許是，上帝和他本身的缺陷使然，他內心是冷靜的，熟慮的，理智的，有條不紊的，本能地在打算着我的築在他表妹的偏寵上的皇國不是久長的；自會有某種機遇，無可避免地將我們分開；我是異鄉人，遠處來的，境況和資產很明顯的與普洛西達島上漁夫的女兒是不相調協的；遲早有一天，我和他的表妹中間的親暱，會如同形成的時候一樣，突如地崩潰。於是她孤獨地逗留着，被遺棄的，淒涼絕頂，這種失望會使她的心腸迴過來，而將破碎的心許給他，但是全體的。他唯一的所能希冀的，只是這一類的安慰者和友人，腳色而已。但是他父親對他卻另有主見。

## 七

他的父親，知道了蔡佐對於甥女的摯戀，時時來望她。感於她的美麗和聰明，驚於她在技藝上和寫讀上的神速的進步，並且想到他天生的不具除了家庭的舒適和溫柔以外不能盼到別的柔情，他決意要將他的兒子和甥女結婚。他積就的貲產，對於一個工人已頗有可觀了，容許他將這項要求視作是一番抬舉。安特烈，他的妻子和少女連想也不會想到反對的。也許他已將這計劃對蔡佐說過，也許要使他得到幸福的驚奇，隱瞞着不會提起，他決定要啓口了。

## 八

聖誕節的前夜，我比平時遲了一點，回到家庭晚餐的席上。我發見在安特烈和她的

妻子的顯然抑制住的顏面表情裏，含有幾分冷酷和變故。抬起眼睛來望一望葛萊齊拉，我見她是哭過了。她臉上慣常的晴朗和快樂，被這種不習見的悲哀的表情罩住，好像一幅實體的面幕。可說是心和思想的陰影在她的容貌上展開了。我呆了一陣，口也噤住，不敢向可憐的人們有所詢問，也不敢對葛萊齊拉說話，只怕我說話的聲音會將她勉強抑持住的心爆發開來。

違乎她的習慣，她不再看着我，她以心意不屬的手將麵包片拿到嘴裏，勉強裝做吃的樣子；但她不能。她將麵包丟到桌子底下去。在這默默的餐食未畢之前，她藉口要帶孩子們去睡覺，將他們拖到房間裏去，將自己關在裏面，沒有向她的祖父母或是和我說一聲『再見，』讓我們單獨留着。

她出去之後，我向老頭兒問起他們的念頭中的嚴重性和女孩子不樂的原因是什麼？於是他們告訴我，說是蔡佐的父親日間到他們的家裏來過；說是他要求他們的孫女和他的兒子結婚；說是這是家人的大福氣和好運道；說是蔡佐是有錢的；說是葛萊齊拉。

心地是這樣良善，將來可以將兩個小兄弟帶去，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培植他們；說是他自己，老年的日子對窮困也有了保障；說是他們已領情地答應了這門親事，說是他們已經對葛萊齊拉說過，說是她沒有答應，而這不——是因了少女的羞怯和溫嫻，說是她的沈默和眼淚是驚喜和情緒興奮所致，不久便會溜去，如同蒼蠅停在花朵上似的，最後還說是他們已經和蔡佐的父親商得同意，在聖誕節後訂婚。

## 九

他們還說了些什麼，可是我早就沒有聽進去了。我從來不會將我對於葛萊齊拉依戀當作一回事的，除了一些純潔的親暱、友誼、愛戀、習慣，或是諸般集合的情感構成她的傾心，我不知道怎樣去愛她。但是想到將要看見這於不知不覺在她和我中間凝固纏結着的心與生命的連係會突如地改變；想到有人會將她從我這兒奪去而另給一個

人；想到現在她是我的侶伴，姊姊，而不久於我將成爲路人，漠不相識；想到她將不再在那兒；想到我將不能隨時隨刻地看見她，不能聽見她喚我的聲音；想到我將不能在她的眼中讀出時常抬向着我的溫柔的嫵媚的視線，靄然地照臨我的心，令我想起母親和姊姊來的；深夜的空虛突然圍繞着我，那時，在她的丈夫將她帶到別個屋子裏去的翌日；這間她不再在那兒睡覺的臥室；這間她不再進來的我的臥室；這張我將不見她坐着的桌子；這個在早晨醒來我將不聽見她赤足的步聲和語聲的曬台；這些在禮拜天我將不能領她去的教堂；這隻她的坐位將是虛着而我只能和風和海浪攀談的小船；謠般的影像，印刻有我們過去生活一切高潔的習慣的，在我的想念中一齊湧上來，復突然消滅，而將我留在空虛和寂寞的深淵中；這一切，令我初次感到我對於這少女的親誼究竟是什麼，並且露骨地指示我對她依戀着的愛情，友誼，或情感是遠超於我自己不能相信的強烈，而我在拿波里所過的潑野的生活中自己尚不明白的樂趣，並不是海，小舟，不是屋中的陋室，不是漁夫，不是他的妻子，不是貝賓諾，不是孩子們，而是一個唯一的生靈，她從屋裏失去，

一切都消失了。在我現在的生活中，要是少了她，一切便完了。我覺到：這種直至今日尚未清楚，從未吐露過的感情，予我以全心震慄的一擊，在我的心突然沈沒其中的哀愁的無限中，我感到了愛情的無際。

## 十

我默默地回到房中，和衣倒在床上。我試想讀書，寫字，思索，以辛苦的能夠克制不安的精神勞動來排遣自己，一切都不行。內心的激動是這般的強烈，我不能同時有兩種思想，精力的極度疲勞不能引我入睡。葛萊齊拉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是這麼空前的可喜，這麼空前的固執。我細細鑒賞着這面影，好像一件每日見面的物件，只在失去牠的時候才覺得牠的可貴。直到那天爲止，她的美麗於我原無什麼的；我分辨不清因我對她的友誼而感覺到的印象和她顏面的表情所予我的印象。我不知道在我的依戀中竟有如許的

傾倒，我也沒有想到她的溫柔中有絲毫的熱情。

任是徹夜無眠，心在長長地迴轉的時候，關於這一切，我自己找不到解釋。在我的苦痛中，有如在感覺上一樣，一切都紛亂了。我好像一個人，被突然的一擊所昏迷，不知道痛在什麼地方，但周身都在發痛。

在未開屋中有何響動之前，我就離床起身。不知道是那一種本能，叫我要離開一些時候，好像在這緊要關頭我的在場會擾亂這一家的和平似的，牠的命運已在一個外國人面前動搖了。

我通知貝波說我要隔幾天才回來，我就走了。我隨着最初的是尖的方向信步走去。我沿着拿波里長長的埠頭，雷西娜和朴蒂齊海岸，和維蘇威山麓。我在託勒·達·葛雷佐雇了幾個鄉導；在聖薩伐多勒隱士盧的門前石上睡了一會，那兒已是人居的邊界，往前便是有火的區域了。因為好幾天來火山一直在噴發，隨着每次震動，噴射出灰燼的烟雲和夜間我們可以聽到的那些滾到草廬底下溶巖谷中的石塊，我的鄉導拒絕再伴我



前進。我使獨自上去；我辛苦地攀登上最後的錐頂，手足在厚密的灼熱的受了人的重量坍塌下來的灰燼中蹣跚着。火山或時仍在咆哮，雷鳴，燒燬過的尙然發紅的石塊雨點般的或遠或近地落在我的四周，在灰燼中熄滅。什麼也不能使我停止。我一直達到火山口的外緣上。我坐下來。我看見太陽在港灣上，原野上，和拿波里眩目的城市上升起。對於這種會有多少旅行者不辭千里之遙專程前來欣賞的奇景，我漠無感覺而冷淡。在這無限的光線，海，港岸，和陽光輝映的房屋中，我只是在濃綠的樹蔭裏，波西里卜小山的盡頭尋找一個小小的白點，那兒，我相信可以分辨得出來的，是安特烈的草舍。人，徒然凝視着擁納着空間，整個的大自然於他只是感覺得到的兩點三點所構成，而他全部的靈魂都聚萃於此。從你的生命中除去了愛你的心，留下來的還有什麼？自然也是一樣。將你的思想中所尋找的和你的回憶所腐聚的地點，或小屋抹去，留下來的只不過是一個眩目的空虛，你的視線沒入其中，找不到安息和奧底。明白了這一層，還用得着驚奇，造化最美妙的景物，在旅行者觀察起來，各種眼光是如何不同的麼？這便是各有各的觀點。心靈上一片

雲霧較之地平線上一塊雲頭所掩蔽的所變色的地面更大。好戲是在看客中間的。我感到。

十一

我環視一切，一無所見。我徒然像癡子一樣地攀着已經冷固的熔巖尖角，一直下降到火山口的深底。我徒然越過奧深的火山罅隙，那兒有盤繞的烟和火出來，窒住我，燒灼我。我徒然凝視着這結晶的硫磺和鹽的平野，好似爲火燄燻成彩色的冰川的。我不覺得危險，也不覺得驚奇，兩般是同樣冷靜的。我的靈魂是在別處，縱然想將牠喚回，也屬無法。

入晚，我下山來重返隱士廬。我將導遊者辭退，我穿過葡萄園折回龐貝城。我在這湮沒的城市的荒涼的街道上散步，過了一整天。這墳墓，在二千年後被人發掘，使街道，紀念物，藝術，重見大日，仍與維蘇威火山一樣的於我漠然無感。這灰燼中的靈魂，數世紀來爲

上帝的罡風所掃蕩，不能和我傾心相談。我足下踐踏着這些人們的塵土，在本來是他們的城市的街道上，好像被海浪捲到岸上來的成堆的貝殼，我是同樣的無情。時間是一個大海洋，如同其他的海洋一樣，滿載着我們的遺骸。我們不能爲一切人流淚。各人有各人的痛苦，每世紀有每世紀的憾事，使正夠了。

離開龐培城，我復深入加斯達拉瑪勒和桑朗樹木蔭翳的峽谷中。我在那兒住了好幾天，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令牧羊人領導我到他們山中的名勝地點。人們將我當作是一個畫家，來研究取景的，因爲我時時在友人留給我的一本小小的花簿子裏面寫上幾句摘錄。而我，只是一個漂泊的靈魂，在原野中四處徬徨，消磨時日而已。我什麼都沒有。連我自己也沒有。

我不能更久長地持續下去。當歡樂的聖誕節已經過去，當人們都備了筵宴，有如奉承一個嚴厲主人的，想以快樂和虛榮的冠冕來略誇降伏時光的元旦也成了過去，我急忙地回拿波里來。我在晚間回來，猶豫不決的，一半由於想重見葛萊齊拉的焦急，一半由

於怕是得知我將不能見她的消息的疑懼。走近麥哲里拿的時候，坐在船舷上，欲行又止的，停了二十多回。

在離屋子數步的地方，我遇見了貝波。他看到我的時候，就快活地叫起來，好像一個小兄弟一樣，跳起來抱往我的頭頸。他領我到他的船裏去，將我不在的時候的一切經過情形，說給我聽。

家中一切都天大地改變了。葛萊齊拉，在我離開之後，只是哭。她三餐不到桌上。她不做珊瑚工。她整天關在房裏，別人問她都不願答應，每天晚上則在曬台上散步。鄰居的人們說她是瘋了，或者是害了相思病。但是他很知道這不是真確的。

一切病根都從這兒來的，孩子這樣地說，就是人們想要將她嫁給蔡佐，而她不願意。貝賓諾統統看到聽到的。蔡佐的父親每天來向他的祖父祖母要求答覆。他們兩人便不住地逼着葛萊齊拉，始終要取得她的同意。她不願意聽見說起這些話，她說情願逃到日內瓦去。在拿波里信教的人們中間，這句話就等於說「我情愿叛道。」這是比自殺還壞

的恐嚇！這是靈魂的永遠自殺。安特烈和他的妻子，很鍾愛葛萊齊拉的，因了她的拒絕，同時因了爲她成家的希望消滅而感到失望，他們指着白髮向她起誓，對她說起他們的哀年，他們的窮困，和兩個孩子的將來，於是葛萊齊拉心裏軟了一點。她比較好一點的招待蔡佐，他在晚上常常很謙和地坐在他表妹的門前和孩子們玩的。他隔着門兒向她說「早安，」「再會，」但是很少得到一字的回答。他不高興地去了，但是容忍着，第二天又回來，老是同樣的。

「我的姊姊完全錯了。貝賓諾說得好，蔡佐很愛她，他又這樣和善；她該是幸福的！終於今晚，」他繼續說道：「她爲祖父祖母的請求和蔡佐的眼淚折服。她將門開了一半；將手伸給他；他將戒指套在她的指上，她答應明天讓他們爲她訂婚。但是誰知道明天她有否新的變卦呢？她原是這般溫柔快樂的上帝哪！她改變得多麼厲害！你不會認識她了。」

貝賓諾睡在船上，從他這裏得悉了經過的情形，我就走到屋子裏去。

只有安特烈和他的妻子兩口兒在曬台上。他們親熱地重新接見我，對於我這般久長的離別，滿口加以溫和的責備。他們向我說起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希望，關於葛萊齊拉的。

「假使你在這兒，」安特烈對我說，「你，她是這般愛你，從來不說一個不字的，你該可以幫我的忙。我們得重新見你，是多麼的喜悅！明天便要舉行訂婚儀式；你要出席；你的在場老是會帶幸福給我們的。」

聽着這些可憐的人們的這幾句話，我感到一陣寒戰馳過我的全身。似乎有什麼在告訴我，他們的不幸是由我而來的。我顫慄着，燃燒着，想重見葛萊齊拉。我對她的祖父母

故意說得很響，在她的房門前跑過來，跑過去，好像是不想叫她，卻又願意爲她聽見。她仍是無聞，無言，不見。我回到房裏，我睡了。一種平靜佔據了我的心。在激動的靈魂中，不管是什麼，就是苦痛也是一樣，時常會使疑慮停止而心神安定起來的。我好像一塊死的，無動作的重物，倒在床上。肢體和腦筋的疲勞，使我迅速地沉入紛亂的幻想中，過後就入於茫然罔覺的睡眠狀態中。

## 十三

夜間，有兩三次，我半醒來。在溫熱地帶和海濱，這是一個最少見的冬夜，但是比別處凄其。星光無間歇地透進窗扉的隙縫，映在房中牆壁上，好似擠眉弄眼的火眼睛。風如饑餓的羣犬似的在號着。駭浪奔騰的海，打在麥哲里拿沙灘上沉重的聲音，令海岸全部震撼迴響，好像在那兒拋上一塊巨石一樣。

我的房門在風中搖動敲打着。有兩三回，好像門自動地開了，復自動地關上，我復彷彿聽見，在風雨的號泣和呼嘯聲中，有人的嗚咽和窒住的哭聲。我簡直聽見有一種遇難呼援的語句和喊着我名字的聲音，我坐了起來，什麼也沒有聽見；我疑心這是風雨和使我恍惚迷離的幻想和夢囈；我復陷入沈睡中。

早晨，暴風雨推出一輪更皎潔的太陽來。我爲漁夫及其妻子坐在葛萊齊拉的房門檻上悲慟的失望的呼號和哭泣所驚醒，可憐的女孩子在夜間出走了。她會將孩子們推醒，吻着他們，做個記號叫他們不要出聲。她將她所有的最漂亮的衣服，耳墜，項鍊，和她所有的些微的錢，全都留在床上。

老頭兒手裏拿着一張清有水滴的紙片，是用一枚針扣在床上，被他們檢得的。上面寫有五六行字，他過度興奮的喊我讀一讀。我拿了紙片。上面只有幾個在狂熱的激昂中寫得很潦草的字，我很費力地讀出來：『我答應得太多了……有一種聲音告訴我，這是我比我更強的……我吻你們的腳，原諒我。我情愿做一個女修道士。請你們安慰蔡佐和那



位先生……我爲他們及孩子們祈禱。將我所有的都給他們。將戒指還給蔡佐……」

讀到這幾行的時候，全家人都淚下如雨。小孩子們還是光着身兒的，聽到他們的姊姊一去將永不回來了，在兩老的號慟中也捲入了他們的哭聲，滿屋子亂跑，叫着葛萊齊拉。

#### 十四

紙片從我的手中掉下。正想拾起牠來的時候，我在地上，房門的底下，看到一朵上星期日插在這少女的頭髮裏曾加以贊美的石榴花，和常懸在她的胸際的，在幾月之前我害病的時候她爲我扣在床帘上的小小的銀徽。我不再懷疑，在夜間，門是真的開過而復掩上的；我信以爲似曾聽見的言語和窒息的嗚咽，將牠當作風的哀吟的，便是這可憐的孩子的辭別和咽聲了。在我房門外邊的門檻上，在曬台上其餘各部都爲雨點所潤濕了。

的中央，有一塊乾燥的地方，證明在暴風雨中她曾經坐在那兒，她曾經在這塊石頭上坐着或是躺着，在哭泣和哀怨中渡她最後的鐘點。我將這石榴花和銀像檢拾起來，藏在胸際。

可憐的人們，在絕望中看到我也和他們一樣的在哭泣，大為感動。我盡力勸慰他們。他們已經同意，假如寬回他們的女兒時，便不再向她提起蔡佐了。蔡佐自己，他是貝波去請來的，第一個願為這一家人的平安和她表妹的歸還犧牲。雖則他完全失望，但是看得出來，他還是爲了在這張紙條上曾經溫柔地提起過他的名字而覺得幸福，就是在令他失望的訣別中，也能找到一種安慰。

『無論如何，她總想到過我，』他這樣說，一邊拭着眼淚。

當時就在我們中間決定：在未找到這逃者的踪跡之前，我們是不應當有片刻的休息的。

祖父和蔡佐急忙出去，到城裏無數的女修道院去訪問。貝波和祖母跑到她所有的

女朋友家中去，以爲她們也許能夠知道一些她的思想和逃亡的隱情。我是外國人，我擔任訪問船埠，拿波里海港，和城門，去訪問看守者，船長，水手，打聽他們中間有沒有人看見一個年青的普洛西達姑娘，早晨從城裏出來上船去。

早晨便在無結果的搜尋中過去。我們都憂鬱地，默默地回到家中，互相敘述我們的行止，我們重新商議了一回。除了孩子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將麵包送進口裏。安特烈和他的妻子，絕望地坐在葛萊齊拉房門口的門檻上。貝賓諾和蔡佐復回到街上和教堂中，無希望地跑來跑去，拿波里的教堂在晚間是開着給人們做晚禱和祝福的。

## 十五

在他們去後，我獨自出去，我悲愁地信步走上到波西里卜巖窟去的一條路。我越過巖窟，一直走到尼西達小島浸浴着的海邊。

從海岸上，我望見普洛西達島，好似一片大龜的介殼，在海浪的蔚藍中發白。我的思想便自然而然地回到島上，和在那兒同葛萊齊拉一起過着的日子。一個靈感將我領導到那兒。我記起這位姑娘有一個和她年齡不相上下的女友，是鄰近草舍中一個貧苦人家的女兒；她穿着特殊的衣服，和她的同伴們不相似的，有一天，我問起她的衣服與眾不同的原因，她回答我說，她是一個女修道士，雖則她是自由的住在父母的家裏，她的生活狀況是介乎修道院和家庭生活之間的。她領我去看修道院的教堂。在這島上，和依斯夏及拿波里鄉間的村落一樣，有好幾所修道院。

我想到葛萊齊拉，要獻身上帝，也許會將心事密告這位女友，要求她爲她打開修道院的門來罷。我還沒有思索的時間，兩腳已經大踏步的跨上到布梭里去的路途了。布梭里是與普洛西達最靠近的一個城市，在那裏可以找到小船。

不到一點鐘，我到布梭里。我跑到港口；我向兩個划船的付了雙倍的錢，使他們決定，不管海面粗暴，和夜色將墜，將我送到普洛西達。他們將船推下水去。我抓了一雙槳，和

他們一起划着。我們很辛苦地繞過密茵納海角，兩點鐘後，我們靠近海島，我完全孤獨的，氣喘而顫慄的，在黑暗和冬夜的風吼中，攀上到安特烈的小屋去的長長斜坡的石級。

## 十六

「假使葛萊齊拉是在這島上，」我對自己這樣地說，「她一定先到那兒，這是天然的本能，使鳥兒飛向舊巢而孩子回向父親的故居的。假如她不在，有什麼踪跡便可以知道她曾從那兒經過。這踪跡也許使我能找到她的所在。假使找不到她的人，又不見她的踪跡，一切便完了；有一活人的墓門已永遠關住了她的青春。」

爲可怕的疑慮所激動，我到了最後的石級。我知道老祖母臨行時將屋子的鑰匙放在那條巖縫裏。我分開常春籐，探手進去。我手指摸索着這鑰匙，心裏乾急着，生怕是觸到了冰冷的鐵而使我失去一切的希望……

鑰匙不在那兒。我吐出一口屏住氣息的歡聲來，我無聲無息地走進院中。門窗都掩着，一線微弱的光輝從窗縫裏漏出來，照在無花菓樹葉上，洩露了住宅中燃着的燈火。假使不是屋主人的孩子，誰能夠找到鑰匙，打開門，點上燈呢？我毫不懷疑，葛萊齊拉離我只  
有兩步之遙，我跪倒在扶梯的最後一級上，感謝將我引導到她面前來的安琪兒。

## 十七

屋中沒有一點聲息。我把耳朵貼在門檻上，我相信聽見微弱的呼吸聲和哽咽聲，出自第二間房的深處。我將門輕輕地震動，好像僅是被風搖撼，在銕鏢上發響似的，俾得逐漸引起她的注意，而突然地出乎意料之外地叫着她的名字，生人的聲音不致將她驚死。呼吸停止了，於是我輕輕地，以我心裏所能找得出來的最柔和最平靜的音調喚着葛萊齊拉。從房間的深處，有微弱的聲音向我回答。

我重新喚她，請求她替她的朋友開門，替她的兄弟開門，他，獨自個兒來的，在夜間，冒了風雨，被她的天使所領導，來找她，發現她，從她的失望裏拯救她，替她帶來家庭的原諒，他自己的原諒，來引導她回到她應盡的義務，回到她的幸福，回到她可憐的祖母，回到她的親愛的孩子們那裏去。

「天哪！是他，是我的名字！是他的聲音！」她微弱地喊着。

我更柔和地喊着葛萊齊玲娜。這個撫愛的名字是我給她的，在我們有時一起頑皮地嬉笑着的時候。

「哦！確是他！」她說，「我沒有聽錯，上帝哪！是他！」

我聽見她在枯葉堆上站起身來，隨着每一動作，葉子都息索作響，聽見她走一步，想替我開門，於！又因了無力或是因了情緒激越重新倒下，不能再上前來。

我不再遲疑；爲了不耐煩和耽心，我以全身的力量用肩膀將古舊的門一推，在猛撞之下鎖開了，脫落了，我急急地跑到房中。

在聖母像前葛萊齊拉燃着的小燈的微弱的光輝照着屋內。我跑到第二間房裏去，那裏，我曾經聽到她的聲音，聽她倒下，我以爲她是暈過去了的。她並不然。只因病弱與力相違，她回跌在當作床褥的乾草堆裏，交疊着兩手望着我。她的眼睛，爲狂所奮興，爲驚異而睜大，爲愛情而消損，有如光芒降白天際的雙星，固定不移的在發光，在望着你。

她的頭原想抬起來的，因爲無力，跌凹在草葉上，好像頭頸骨折斷了似的，仰在後面。她蒼白得有如死人，只在兩頰的面窩裏有點鮮紅的玫瑰色。她美麗的皮膚，沾着眼淚的斑點和黏附其上的塵土。黑色的衣服和她睡着的散在地上的棕色樹葉相混。赤裸的脚，



白得和大理石一樣，全部伸出在鳳尾草堆的外面，攔在石塊上。四肢發抖，牙齒好像小孩子手中的響板一樣地在打戰。平時裹在美麗的黑色的髮束上的紅手帕鬆開着，好像半幅的面幕，披在額上，掩到眼際。一望而知的，這塊手帕是在黑暗中用以遮掩面部和眼淚的，好像一塊豫期着不動彈的屍布，只是在聽到我的聲音之後，坐起來想要開門的時候，方纔揭開的。

## 十九

我投 跪在草堆旁邊；我握住她冰冷的雙手；將牠們拿到唇邊，用我的呼吸把牠呵暖；幾滴眼淚掉在她的手上，我懂得，從她手指的痠癢的緊握中，她曾感到我心頭滴下的雨點而向我致謝。我解下我的水手披肩，擲在她赤裸的腳上，將牠們裹在羊毛的絨褶裏。她僅以眼睛隨着我，帶着瘋狂的歡樂的表情，聽憑我擺佈，好像搖籃裏的嬰兒，任人

翻來翻去的包紮一樣。她自己一點也不能協助移動。隨後我又在前面房間裏的火爐中投了兩三束柴枝，使空氣溫暖一點。在燈花上點了火燃着之後，我回坐在地上樹葉舖成的床邊。

『我覺得多麼快慰！她以一種柔和的，沒有抑揚的單調的聲音十分輕地對我說，好像她的胸膛已同時失去了震動和重音，語聲中僅餘一個單獨的音符似的。』我徒然想將牠（愛）同我自己隱住，我徒然想向你隱住，向你。我可以死，但是我不能除你之外再愛上別人。他們要給我一個未婚夫，你才是我靈魂上的未婚夫哩！在地上，我不能委身另事別人，因為我已暗暗地許給你了！在人間，是你，在天上，上帝！這是我最初的幾天，明白了我的心爲你病了的時候的誓言。我很知道，我不過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女兒，在思想中也不配親你的腳的。所以我從來沒有求你愛我。我從來沒有問過你是否愛我。但是我，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好像她全部的靈魂都集中在這三個字上面似的。

『現在，你可以蔑視我，譏笑我，將我放在腳底踐踏；假如你願意，你儘管取笑罷，好像一個瘋姑娘在襤褸的破衣衫中自擬皇后。縱然令我面受全人類的譏笑！是的，我要親口對他們說：是的，我愛他！假如你們處在我的地位，你們也會同我一樣的做，你們或者是死去，或者是愛他！』

## 二十

我的眼睛一直低着，不敢抬起來看她，恐怕我的眼光會說出我是太愛她或是太不愛她，在這昏狂之中。但是我聽到這幾句話之後，我抬了起來，額角貼在她的手上，吞吞吐吐地說了幾句話。

她用手指掩住我的嘴唇。

『讓我都說出來罷：現在我是心滿意足了；我不再疑慮，一切上帝都解釋明白了，聽

音：

『昨天，當我在你的門前哭着內心交戰着過了一個整夜之後，我逃出那個房子，當我冒着暴風雨到達此間，我相信將永遠看不到你，好像一個死人自己走進墳墓中一樣。明天，我該是做女修士了，只要待到天明。晚上，我到島上的時候，我曾經敲過修道院的門，因為已經太遲，門已關上，他們不肯開門。我便來此間過此一宵，想在未進上帝的屋子和心的墳墓之前，向父親的故居吻別。我曾寫信教一個孩子交給我的女友，叫她明天來找我。我拿了鑰匙，我在聖母像前點了燈，我跪下來許了一個願心，一個最後的願心，一個希望直至絕望的願心。因為你知道，假如你愛我，在靈魂的深處納賸有一線最後的光明，即使在相信牠就要熄滅的時候。——聖保護者啊！——我這樣地祈禱着，——請你賜我一個上帝召喚我的徵兆，使我得以確信愛情並不會欺我，而我得將原來屬於他一人的生命，真心的來獻給上帝！』

『現在已是人間最後一夜的開始。沒有人知道我是怎樣過的。明天，也許有人會來

此間找我，當我已是不在。假使是我派人通知她的女友第一個來，這就是我要完成我初定計劃的徵兆，而我將隨她永遠進了修道院的門。

『但是假使是他來在女友的前面……他來，被我的天使引導，發現了我，將我在另一種生活的邊緣止住……哦！那便是你不要我的讖示，我將隨他回去，以我殘餘的時日愛他！』

『但願是他罷——我復繼續祈禱着——請你再顯一回奇蹟罷，假使這是你和上帝的鋪排，爲要得到他，我獻你一個禮物，我所能做到的唯一的禮物，因爲我是什麼都沒有的。這是我的頭髮，他所歡喜的時常含笑地將牠解開，令牠在我的肩頭臨風飄拂的我的可憐的長髮。請你接受罷，我拿來獻你，我親手來將牠剪下，證明我是一些都不需要存留，而令我的頭頂在明天和世間分別之前先受這一剪。』

說到這幾句話，她用左手將蓋在頭上的手帕揭開，另一隻手拿起放在身邊草床上的剪下來的頭髮長束，將牠抖開，指給我看。

『聖母已做了奇蹟！』她帶着快活的親暱的語調更大聲地說。『將你送來了！你要到什麼地方，我就到什麼地方去。我的頭髮屬於她，我的生命屬於你。』

我趨握她的剪下來的美麗的黑髮，好像從樹上折下的無生命的枯枝，留在我的手。我以無言的吻遍親牠，將牠壓在心頭，眼淚直灌着牠，好像這是由我埋葬在土中的她死後遺體的一部。於是，眼睛移到她的身上，我看到她拾起來的頭，光禿禿的，但是好像爲她的犧牲裝璜得更加美麗，在長短不齊的不像是剪去而像是扯下來的黑色的髮簇中，迸發出愛和快樂的光輝來。她，於我看來，好像是一座殘缺的「青春」女神，時間的殘害，在贊賞上添了一層惋惜，將美和風格提高了。這種自身的瀆害，爲了我的愛對於美貌的自戕，令我當心受了一擊，這一聲回響震撼我整個的身心，令我將額角俯伏在她足畔的地上。我預感到愛便是這般這般，而我將這種預感當作愛情了！

可憐！這不是完全的愛情，在我的心中這只是一個陰影。但是我還是太孩子氣，太天真，不能不誤此為彼了。我深信，我之傾倒於她，正如這樣的天真美貌，愛情是值得一個戀人傾倒的一樣。我以誠懇的令她感動的語調，和令她感到孤獨，黑夜，失望，流淚的抑制住的感情向她說這些話頭。她相信了，因為她要活着，使不得不相信，因為她靈魂中有儘可能的熱情，可以彌補千百個心靈中熱情的不足。

整個夜晚，便這樣地在兩個人互相披露纏綿之情，惟願夜與岑寂之永續，俾無外人來打插在他們心兒嘴兒中間的純潔坦白的私語中過去。她的癡情和我的膽怯的拘謹，並且，靈魂兒軟綿綿的，將一切的危險都撇開了，眼淚的帷幕罩住我們。心軟和肉慾，二者相差是不能以道里計的。對於這般的親暱加以訾議，簡直是褻瀆兩人的靈魂。

我將她的雙手握在我的掌中。我覺得牠們漸漸回復了生氣。我找了一點清涼的水，放在手窩中給她喝，或則用來拭她的額角和面頰。我將火爐重新燃起，投上幾片樹枝，然後復回坐到她枕着頭的番石榴枝束旁邊的石塊上，聽着，再聽着，她的愛情的甜蜜的信誓；怎樣地，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愛，表面上看來是純粹的，溫婉的，姐姐般的友情；怎樣地，她始而驚異，終復安心下來；怎樣地，她終於覺得是在愛着我；有多少祕密的歡喜，我的表示在不知不覺中暗示給我；那一天，她相信是被騙了；復在那一天，她相信發現了我與她以報償；時間，姿態，微笑，吞吐的字句，六個月來我們面上不由自主的喜顏和疑雲，在她的記憶中一切都保存着；她統統可以記得起來，好像南方山上的野草，夏時爲風燒燬，在火焰及處都留下延燒的痕迹。



## 二十二

她還附會上了許多感情上神祕的迷信，對於最無關緊要的事情，都給予了一種意義和價值。她，照這樣說來，在我的面前將她靈魂的韓幕一層一層地揭去了。好像當着上帝的面前，她將她的誠實，孩子氣，疏忽處都赤裸裸地披露出來。靈魂在畢生中只有一次會纖毫無遺的，以唇邊不竭的咕嚕尚不足以表達愛戀的傾吐，有如孩子臨睡時的接吻終至含糊莫辨的喋喋的聲音，注入另一個靈魂中。

我不倦地聽着，時而歎息，時而悸慄。雖則我的心還是太輕浮，太年青，不夠成熟，不夠長成，能自動產生這樣神聖的燃燒般的熱情，但是落在我心上的熱情，予我以如此甘美如此新鮮的印象，僅因體會到了這一點，我便相信這熱情是由我自己所發生的了。多大的錯誤哪！我是鏡子而她是火。原是反光，而我以為是自己發光的，然而不打緊；這些光線，

彼此互相反射的，好像是同屬於我們兩人，將我們裹在同一情感的氛圍中。

二十三

冬的長夜便這樣過去了。這一晚，對於她和我，似乎僅容說到相愛的最初喘息的一個短時間，太陽出來的時候好像是將我們剛開始的話端打斷了。

可是太陽已高昇在地平線上，光線射進局閉着的窗扉，使燈光顯得蒼白。我開門的時候，只見漁夫一家人急促的奔上樓梯來。

葛萊齊拉的女友，普洛西達的年輕女修道士，就是昨晚她送信給她，將明天要進修道院的計畫密告她的，懷疑是有什麼情場失意，當晚就差她的一個兄弟到拿波里去，將葛萊齊拉的決心告知她的家長。這樣地得知了失而復得的消息之後，他們就連忙跑來，十分歡喜，又十分懊悔，將她在絕望的邊緣上止住。隨身帶她回家，自由而被原諒。

的。

老祖母將身一撲，跪倒在床邊，兩手推着帶來安慰她的兩個孩子，她自己隱在孩子的背後，好像是將他們的軀體當作盾牌，來掩護孫女兒的責備似的。孩子們連嚷帶哭的投在姐姐的懷中。葛萊齊拉起身來，想要撫慰她的小弟弟並吻她的祖母的時候，頭上所裹的手帕落下，露出了扯去頭髮的頭來。看到了這種對於容貌的毀辱，對於其中用意他們是想得過分了一點的，他們心裏一怔，屋子裏復重新突然發出哽咽的聲音來。剛巧女修道士進來，將大家安慰了一番；她檢起葛萊齊額上剪下來的髮束，將牠褶藏在一方白絲巾裏面，在聖母像上點了一點，交還祖母，放在她的圍裙裏。

『保存着罷，』她對祖母說。『在她的幸福和苦痛中，可以時常拿給她看，使她憶起當她是屬於所愛的人的時候，她心中最初的產物，應永遠屬於上帝，正如她的美貌的最初產物，在頭髮中獻給上帝一樣。』

晚上，我們大家回波里。此番我對於拯救葛萊齊拉所顯示的熱心，使老婦人和漁夫對我倍增親熱。他們沒有一人懷疑到我對她關心的本質，和她對我的懷戀。他們將她的一切嫌惡都歸咎於蔡佐的殘疾，他們希望這種嫌惡能為埋智和時間所克服。他們允許葛萊齊拉不再以婚事相逼，蔡佐自己要求他的父親別再提起；在他的謙卑中，態度和眼光中也在要求葛萊齊拉的原諒，為的是曾經難為了她。家中又恢復了平靜了。

在葛萊齊拉的臉上和我的幸福上，不會有什麼陰影掠過，除非是那些我們的幸福

遲早會因我的歸國而中斷的念頭。當人們一說到法國的名字時，可憐的女孩子面色就蒼白起來，好像看到死神的魅影一樣。一天，我回到房中，發見了我的都市衣服都撕成一塊塊的，散擲在地板上。

『原諒我罷，』葛萊齊拉跪在我的腳邊，將變色的臉兒仰望着我說：『是我作下這孽的。哦！不要罵我！想到你有一天要脫下你水手的衣服來，便使我太難過了！當你穿上舊日的服裝時，在我看來，便是你將要毀棄現在的心，而另外換上一個的一樣！』

除了這種只能激起她的溫存的熱愛和在幾滴眼淚中便會平靜下去的小小風波，三個月便在幻想的幸福中過去，牠的極微的現實性只消一觸便會碎毀。我們的樂園是築在雲端裏的。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愛情：只爲了女孩子眼中的一滴眼淚哪。

當我們能夠完全忘了在我們之外還有一個世界，除了這波西里卜山坡上的小屋，這陽光下的露天晒台，這我們半天玩着做工的小小房間，這擱在海濱沙灘上的漁船，這潮濕而響亮的替我們送來涼意和水的樂曲的海風，所自來的美麗的海，我們是多麼幸福！

但是，可憐！有些時候我們想到世界尚不止此，將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彼此不再是同一陽光或月光底下相聚。我抱怨當時我的心腸太硬，（和此後所感覺到的比較起來，）但是我錯了。真的，我開始愛上了葛萊齊拉，千倍於我自己所承認的。假使我不這般的愛她，她在我的靈魂上所留的終身不磨的痕迹，不會如此的深刻痛苦，在我的回憶中對她的記憶不會如此哀切地可喜地與我融和在一起；她的影像不會如此的鮮明，如此

的活現。雖則那時候我的心，只是一盤淺沙，但是這朵海的花已在那兒生根一季有餘，好像海灘上神奇的百合，在伊斯夏島的砂石上也能生根。

## 二十七

誰的眼睛是如此無光，誰的心是如此矇暗，生來會不愛她？她的美麗隨着愛情日長夜大地發育起來。美麗不曾增添，但是漸漸長足了百般緻韻。這緻韻，昨日還是孩子，今天則是吐葩的少女了，她修長的身材，在青春期中，眼見她輪廓上變成更圓潤，更豐滿。她的體態有幾分結實，但是並沒有失去彈性。她美麗的赤足不再輕輕地踏過捶得很堅實的地上，而是慵倦地懶洋洋地在曳着，好像要將她的初戀的重負齊根兒印入土中似的。

她的頭髮有如春令暖流中的海草般以蓬勃有生氣的活力生長着。我時常牽着玩的將牠纏在手指上，在她穿了綠色無袖短衫的身上計量牠的生長。她的皮色白嫩起來，

同時染上了一層如同她每天沾在手指上的珊瑚粉般的粉紅色。她的眼睛逐天增大，逐天睜得更開，彷彿要將驟然向她顯現的天地羅在眼底一樣。這就是當珈拉黛在大理石像中初次覺得脈動的時候的生命的驚奇啊！她和我在一起，不由自主的有一種羞赧的態度上，眼光裏，姿態中的一種生怯，先前是從來沒有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在她身旁的時候，我老是無言，渾身發抖。人們將會說我們是兩個情虛的罪犯，實際上我們卻是兩個過分幸福的孩子。

但是幾大來已有憂愁的背景在我們的幸福中時隱時現了。我們不十分清楚是爲了什麼。但是命運是知道的，她，⊙是我們聚首時間短促的預感罷。

⊙ 希臘神話彫刻家 Pyemalion 熱戀於自作彫像 Galatée 因女神維納斯之助而成活石像。

⊙ 「命運之神」在法語中是陰性，所以說「她」。



## 二十八

葛萊齊拉時常在替小弟弟們穿着梳洗好了之後，不高高興興地做工，一逕坐在曬台上短牆腳邊，一株從地面長到牆頭上來的無花果樹的巨葉的蔭下，她留在那兒，一動不動，眼光茫然若有所失的，會有整半天的工夫。當她的祖母問她是否病了的時候，她回答說並沒有什麼病，只是在未做工之前便覺得疲倦罷了。在那時候她不歡喜別人問她，除了對我之外，對任何人都揪過頭去。就是對我，也老是瞪了許久，一句話也不說。有時候，她的嘴唇動一動，好像要說話的樣子，然而囁囁着的字句是沒有人聽見的。在她兩頰的皮膚上，時有一陣紅一陣白的顫慄掠過，好像一片靜睡的水，爲晨風的初拂吹縐一樣。但是，當我坐在她的旁邊，握住她的手，用筆管的毛翎或是羅曼鈴花的柄兒輕輕地搔着她閉上了眼睛的睫毛的時候，她便一切都忘了，她笑着，和往時一樣的談着。只是在嘻笑

了頭皮了一陣之後，似乎有點悒然。

有時我問她：

「葛萊齊拉，你在那邊遠處望些什麼那兒，在海的盡頭，整幾個鐘點看着的，難道你見了些什麼我們看不見的東西麼？我們？」

「我在冰山之後望見法國。」她回答我。

「你看到些什麼？法國是這樣的美？」我接上一句。

「我看到有一個人，恰像定你。」她回答說，「有一個人，他走着，走着，在一些白色無窮盡的路上走着。他頭也不回地走着，永遠，永遠朝着前面，我整幾個鐘頭在等待着，希望他回過脚步，轉過身來，但是他並不回轉！」

於是她將臉埋在裙子裏，縱然我以最寵愛的名字呼喚她，也不抬起她的美麗的額角來。

於是我很悲哀地回到房裏，我試想以讀書排遣自己。但是在書頁和我的眼睛中間，

老是看到她的影子。字眼兒好像在發出聲音，和我們的心一樣地在歎息。我終於獨自個兒哭了。但是我對於我的感傷覺得很難爲情，怕敢告訴葛萊齊拉說我是哭過了。我錯了，我的一滴眼淚能夠使她得到無上安慰的。

## 二十九

我記起了害得她心裏極其難過，永遠不能完全恢復的一幕悲劇。

好幾天來她和兩個與她年齡不相上下的女友結了很深的友誼。這幾位姑娘住在花園中一座小房子裏面，她們是替一所法國女子小學熨補衣服的，這所學校是穆拉王替他的首相和將領們的姑娘設立在拿波里的。葛萊齊拉從曬台短牆上可以望見她們，這幾位普洛西達少女，時常一面做工，一面在樓下和她攀談。她們將帶出來的或要送回給女塾裏的小學生們的美麗的花邊，絲織品，帽子，鞋子，絲帶，領巾等拿給她看。輒是噴

暗歎賞不置。有時候，這幾位女工人跑來領導葛萊齊同赴波西里卜的小教堂中有音樂伴奏的彌撒或晚禱。天黑的時候，我到半路去迎接她們，連珠般的叮噹的鐘聲告訴我，這是牧師將要祝福的時候了。我們踏着海濱的沙灘歸來，潮退的時候，我們逐着浪花的踪跡前進，當浪花挾着一團霧沫重來我們的腳畔時，便奔避逃走。上帝哪！那時的葛萊齊拉是多麼美麗，當她，怕被浪花濺濕她的繡着金花的漂亮的拖鞋而顫慄着的時候，兩臂向前，朝我奔來，躲在我的懷裏，好像是善姑的海浪要將她留住或至少要舐一舐她的腳跟似的！

## 三十

我發見了許久以來她向我隱瞞着的一種我不知道是什麼的念頭。她和女工友們秘密談話。這好像是一種小小詭計，不准我參預的。

一個晚上，我在房中讀書，在一盞紅泥小燈的燈光底下。朝曬台的門是開着的，讓海風流進來。在葛萊齊拉和孩子們住的房間裏，我聽到一些聲響，少女們久長的喁喁私語聲，遏住的笑聲，於是復有微微的抱怨，生氣的口吻，繼後復是一陣爲久長的靜寂所間斷的嘩聲。起先，我對之並沒有十分注意。

但是遏住私語的矯作和在姑娘們中間所視爲神祕的，激起我的好奇心。我放下書本，左手拿了燈，右手遮住風，使牠不致熄滅，我蹣跚足穿過曬台，在石塊上噤住步聲。我將耳朵貼在葛萊齊拉的門上，我聽到她房中往來的腳步聲，織物的舒而復卷的繚繞聲，裁剪絲帶和扣釘頸巾的婦女們的剪聲，針聲，抵針聲，還有那種我在家裏當姐姐們穿衣服去赴跳舞會時常常聽到的母親房中的喋喋不休，清脆的咕嚕聲。

波西里卜明天並無宴會。葛萊齊拉從來不想靠打扮裝得更美一點的。在她的房中連鏡子都不曾有一枚。只是在曬台上盛井水的木桶中或在我的眼睛裏照一下就算了的。

我的好奇心敵不住這神祕。我用膝蓋推着門。門開了，我手裏拿着燈。在門旁出現。

青年工女們發一聲喊，如同一羣鳥兒，一闖飛散，又像被人破了案的罪犯似的，藏躲到臥室的四隅去。她們的手裏還拿着賊證。一個拿線，另一個拿針，這個拿着花，那個拿着絲帶。但是葛萊齊拉，在房間中央，坐在一條小板檯上，恍如被我不意的出現所驚呆，不能逃走。她紅得像一個石榴，眼睛低着，不敢望我，簡直不敢呼吸。大家都靜默着，等我開口。我一句話也沒有說。我是全神凝注在目擊的驚奇和默然的思考中了。

葛萊齊拉已經卸下了笨重的羊毛衣，她的普洛西達式，緹邊的，胸口上開襟，使少女易於呼吸而予孩子們以生命的泉源的無袖小衫，她的繡着金花平常赤脚穿着的木後跟拖鞋，在頭頂上和橫捲着黑髮的好像船上捲着帆布的橫木般的有銅球兒的長針，她的大得和手鐲一樣的耳墜，亂七八糟的和早晨穿的衣服一起拋在床上。

代替着那種別具風緻的貧富咸宜的希臘式服裝，垂到腿際的長袍，半月形的胸口，寬鬆的袖子，使任何體型的婦女的身段都能舉動自由，輕舒軟使的，這幾位女朋友從

葛萊齊拉的請求，替她穿上了女塾中和她身材不相上下的法國姑娘的衣服和裝飾。她穿了一件印花的綢袍，玫瑰色的腰帶，白領巾，飾有假花的頭巾，藍緞鞋子，和絲眼中露出圓渾的腳蹠來。肉色襪兒。

在這樣的服裝中突然被我發現了，她茫然無措，好像在裸體中爲男子的眼睛瞥見了一樣。我目不轉睛地看着她，但是沒有一個手勢，一聲驚異，或一絲微笑能將我對這化裝的印象向她表露出來。眼淚湧上我的心頭，我立刻便十分懂得這可憐的孩子的心思。恥於她和我中間的地位的懸殊，她想試一試在服裝上的近似在我的眼中是否能將我們的命運接近一點。她瞞着我作這番嘗試，因朋友的幫助，希望突如其然地在找眼前出現，更美麗，更像我們一流人物，她深信穿着像她那樣身份的島上的簡樸服裝是不行的。她是大錯特錯了。在我的默默無言中，她開始發現了這一點。她的臉上露出失望的，幾乎要哭的，被我知道了她瞞着的計畫，罪愆和欺騙的不安的表情。

可是縱然這般模樣，她還是十分美，她的心思使她在我的眼中更美麗了千倍。但是

她的美幾乎是受難。有如哥蘭若一名書中青年貞女之一，釘在焚燒殉教者的柴堆中的木樁上，閃避褻瀆她們的真潔者的眼光，在熟練中輾轉着。可憐！葛萊齊拉也是一個殉教者！但是並不如初眼看來信以為是虛榮的犧牲，而是愛的犧牲者。

人們替她穿上的那種法國女學生的衣服，無疑的是照着女塾中的十三四歲的姑娘們的瘦瘦的身材，細削的臂膊和肩胛裁剪的，對於這位在太陽和海中長大的美麗的女兒，矯健的身材，圓渾的肩胛，十分發育的體格，是太窄小了。到處，在肩上，胸間，腰際，好像春時漿液旺盛的楓樹枝上的表皮，絲的袍子片片裂開着。幾位女裁縫徒然這邊一針那邊一針將袍子和領巾補縫着，但每一轉動，自然便將織物毀裂。有好幾個地方，從絲綢的裂痕裏，可以望見在補眼底露出來的赤裸的頭頸和胳膊。粗布的襯衣在袍子和領巾底下隱然隆起，牠的羸陋與絲綢的華麗恰成了對照。她的臂膊，套在不合式的短窄的袖



子裏面，有似脫蛹而出的粉紅色蝴蝶。她的腳，平常是赤裸着或套在一雙寬大的希臘式拖鞋裏面的，好像是紮囚在繫束腿上的戔兒般的帶纏的桎梏中，將鞋上的緞子扭曲了。她的頭髮，梳得不像樣子，惡劣地裝在花邊和假花編成的絡網裏，豎起來蓬成一團，與雖然扮得很醜仍是可喜的面龐，以一種在修飾上不要臉的表情和不害臊的面相，形成了最新奇最微妙的對照。

她的姿態和臉上一樣的爲難。她一動也不敢動，怕是將額上的花弄跌下來或是將服裝揉縐。她不能走路，鞋子實在將她的腳束得太緊，使她的步履笨拙不堪，這位海和太陽中天真爛漫的夏娃，可說是初度落入風情的陷阱中了。

房中經過片時的靜寂。終於，對於這自然的瀆戾，苦痛有甚於欣賞，我向她走去，微帶

譏笑地撮一撮嘴唇，以輕微的責備的表情與溫和的嘲諷看着她，裝做在這盛裝之下不易辨認她的樣子。

『怎麼！』我對她說：『是你，葛萊齊拉麼？誰能認識這位巴黎的花姑娘是普洛西達的美人兒呢？算了罷。』我稍粗鹵地繼續往下說：『你難道不害羞將上帝給你的，在自然的服裝裏的美麗的身材弄得不成樣子。你枉廢了心思，吓！你永遠是腳浸在海裏，頭戴着蒼穹的浪裏的姑娘。你應當自檢，將這些交還上帝。籠鳥的羽毛是永遠不適宜於海燕的。』

這番話刺透了她的心。她不理解我心中對於海燕的執烈的愛好。她以為我看不起她，說她永遠不會像法國人一般的美。她想，都是爲了我才將自己打扮得更好看一點，想在我的眼中瞞過她的低微的出身，這一切的努力都落空了，她突然哭起來，坐在床上，臉埋在手裏，她，以負氣的聲調，請求她的朋友替她除下這可憎的服飾。

『我很知道，』她怨歎地說道，『我不過是普洛西達的窮女兒。但是我想換了服裝，免得辱沒了你，假使有一天跟你回國去的時候。我知道我應該終老於此，在我生的地方

死去。但是你總不該責備我。」

說到這幾話，她唾棄似地扯下假花，帽子，領巾，怒沖沖地擲到遠處，用腳踐踏着，對牠們講了許多責備的話，好像她的祖母在覆舟之後對碎木片所講的一般。於是，衝到我的身邊，將我手中的燈吹熄，免得在我不喜悅的服裝中很久地看着她。

我覺得我錯了，對她取笑得太粗魯，這玩意兒太過火了。我求她原諒，我對她說，我所以這般地責備她，只是因為我覺得對於她，普洛西達式較法國式更美千倍。這是真話。但是我已傷了她的心。她不再聽我的話！她抽咽着。

她的朋友們為她卸除服裝，我只在第二天才看到她。她復穿上了烏國的衣裳，但是眼睛哭得發紅，這番玩笑是化了一整夜的代價的。

同時，她開始對我所收到的從法國寄來的信懷疑，恐怕這些信是來催我回去。她不敢偷看，她是這般的老實，死也不肯說謊的。但是她將信扣住，有時竟達九天之久，將牠用一枚鍍金的針，釘在床邊懸在壁上的聖母像的背後。她想，聖母會被她的九日經懺 (Neuraine) 所感動，嘉惠她的戀愛，奇跡似的將信的內容改變，將叫我回去的命令變做叫我留在她的身旁的能。這種小小的虔心的作偽，一些也逃不過我，使我覺得她於我益發可親。但是時辰近了。

五月末的一個夜晚，有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全家都睡着。我去開門。是我的朋友V君。

『我特地來找你的，』他對我說。『這是你母親的一封信，你不能加以拒絕，馬匹已雇定，在半夜裏來此，現在是十一點鐘。走罷，否則你永遠不要離開。你的母親爲此急死了。你知道你的家庭對你一切的過失都是如何地負責任的。她自身如何爲你犧牲；你也爲她犧牲一會兒罷。我可以向你起誓，我可以同你回來過冬，在此間再住一足年。但是現在須得親身到家，服從你母親的命令。』

『等一等，』我對他說。

我回到房裏，匆遽地將衣服捧進提囊中。我寫信給葛萊齊拉，我以凡是十八歲的孩子的心所能表達出來的柔情和一個孝順母親的兒子所有的一切理由向她說。我向她起誓，一如向我自己暗暗起誓一樣，說，過了四個月之後我就會在她的身旁，而且永不離開。我將我們未來的命運的無常付託給天意和愛情。我將錢囊留下，當我不在的時候，對於她的祖父母不無小補的信封了，我躡足而前。我跪在她的房門檻上。我吻着石塊和木頭，我從門上將紙條溜進去。我吞下令我窒息的內心的哽咽。

友人挽住我的手，牽我起來，將我拖走。在這當兒，葛萊齊拉無疑地被不習見的聲音驚醒，打開門來。月光照在晒台上，可憐的孩子認得我的朋友，她看到一個僕人將我的提囊揩在肩上，她伸手向前，發出一聲駭人的驚喊，不省人事的倒在地上。

我們趨到她的跟前。我們將失了知覺的她抬到床上。全家人都來了。他們用冷水撥在她的臉上。以最親愛的聲音喊她。只在我的喚聲中，她回復過意識來。

「你看，」友人對我說，「她活了；傷已經中了，更久長的離別只是更可怕的迴擊而已。」

他將纏在我頭頸上的女孩子的冰冷的雙手拆開，將我拉出屋外。一點鐘後，我們在岑寂和夜的中間，輾輾地向羅馬的途中征發。

## 三十四

在給她的信中，我留了好幾個地址給葛萊齊拉，我在米蘭收到她的第一封信。她對我說她身體是好的，但心是病着；然而她始終相信我的話，安心地等我到十二月初。

到了里昂，我收到她的第二封信，更安靜而信賴的。信裏夾着幾瓣緋紅色的剪秋蘿，是生長在靠近我房間的晒台短牆上的土鉢裏，在星期日她總要採一朵來插在髮上的。是否有意將她所接觸過的東西寄來給我，還是將溫和的責備隱藏在一個象徵中，令我憶起她曾經爲我犧牲了她的頭髮的。

她告訴我，她在發寒熱；心裏作嘔，但是逐天漸見痊癒。爲要換換空氣，使病體完全恢復，他們將她送到一位表姊（蔡佐的姐姐）的家裏，在伏曼羅——君臨拿波里，空氣新鮮，地勢高峻的一座小山——的一所屋子裏。

繼後我接連二個多月沒有收到她的信。我天天想着葛萊齊拉。我須得在冬初重返意大利。她的可愛而悲哀的情影於我是一種遺恨，有時復像是溫婉的譴責。我是正當負義的年齡，輕浮，近墨則黑的，將青年人最優美的感情視爲一種不良的恥辱；我是正當殘忍的年齡，將上帝最美好的賜子，純潔的愛，天真的依戀，委棄沙土中，讓牠隨世俗之風瓣瓣飄散。朋友們惡劣的殘諛的虛榮時常在我的心中與隱藏心底活躍着的愛情相搏戰。我不得不臉紅的受人家的訾議，不敢將任何悔恨和哀愁的對象的情況和名字吐露出來。葛萊齊拉不曾被遺忘，只是隱在我的生命中。這椿愛情，使我的心得了喜悅，但令我在人前低首了。對於她的回憶，僅在無人時獨自咀嚼着，在人間，幾乎是當作一種灰屍在踴逼着我。現在我是多麼的臉紅，一想到那時竟會因此臉紅！她貞潔的眼中的一滴眼淚和一線歡樂的光輝，是抵得過我幾乎要因而拋棄她的影像的一切的冷眼，一切的挖苦，和一切的譏笑！啊，年紀太輕的人是不能愛的！他不知道愛的價值！他只是在失去了之後才懂得真的幸福！森林中稚嫩的植物是有充盈的漿液和搖曳的樹蔭的，但是在橡樹的老



心中有更多的火。

真的愛情是生命的成熟的菓實。十八歲，不認識的，只是幻想。在植物的自然界中，果實結了，葉便脫落；在人類的自然界中也許是一樣的罷。我自從鬢上有了白髮後，便時常想到這一層。我責備我自己在那時不知道這朵戀愛的花的價值。我只有虛榮。虛榮是萬惡中最殘忍而最愚拙的，因為對於幸福也竟會臉紅！

三十五

十二月初的一個夜晚，從跳舞會回來，有人遞給我一張字條和一個包裹，是一位從拿波里來的旅客，到馬貢換乘驛騎時從驛站送來給我的。這位不相識的旅客傳語說是受了他的一個朋友，拿波里珊瑚工廠的經理的囑託，將這重要的信件遞給我，路經此間，他可以交卸他的使命了。但是他所攜來的消息是愁慘而悲哀的，他不要求和我見面；他

只求我在巴黎給他一張包裹的收條。

我顫慄地打開包裹，在第一層封皮底下藏着葛萊齊拉最後的一封信，內中只有這幾句話：『醫生說我在三天之前就要死去的。我想在我尙未脫力之前來向你告別。哦！假如你在此地，我可以活！但這是上帝的意旨。不久我便可以和你談話了，可只是永在天上。愛我的靈魂罷！牠將隨你一生，我將頭髮留給你，是一個夜晚爲了你剪下來的。將牠在你故鄉的教堂裏獻給上帝罷，爲得也有我的遺物在你的身邊。』

### 三十六

我呆若木鷄，信拿在手裏，直到天明。只是在天明的時候，我方纔有力氣拆開第二層包封來她的美麗的頭髮全部在這裏，一如那個夜晚在小屋中她指給我看的。頭髮裏面還夾着在當晚附着的幾片柴枝和枯葉。我依照着她最後的遺言裏所囑咐的做了。從那

天起，她死的陰影，便在我的顏面和青春上展開了。

十二年後我回到拿波里。我尋覓她的遺跡。在麥哲里拿和普洛西達兩地都沒有，海島中岩上的小屋是坍塌了。在地窖上只留下一堆灰色的石塊，僅供牧人在雨天藏躲羊羣而已。時間迅速地抹去地面上的一切。但是永遠抹不去為愛刺透的心上的初戀的痕迹。

可憐的葛萊齊拉！雖則在那些日子以後，復過了很多的時日，我愛着，我被愛着，別人●的美麗和溫柔的光輝照明我陰暗的道路，別人的靈魂打開來容納我，將上帝要我們了解，預期，希冀天上，而予人間以欣欣生意的美麗，神聖，純潔，極神祕的寶藏在婦人的

● 拉瑪爾丁曾數度戀愛，一八一六年與 Mme Charles (其中稱 Elvire) 相悅，惟翌年她即因病

逝世。一八一九年結識英國女郎 Miss Elise Birch，由戀愛而結婚，備極幸福。上派「別人」係指

此二人而言。

心中顯示給我。但是在我的心中，你的最初的顯形將永遠不會失去光彩。活得愈久，我在思念中便愈和你接近。你的回憶，正如你父親的漁舟的燈火，在人煙不及的遠處，愈遠愈顯得光明。我不知道你肉體的遺骸長眠何處？也不知道有否你的鄉人爲你慟弔？但是你真的墳墓是在我的心中。在那兒，你是整個的被懷念被殯埋着。你的名字，永遠不會不感動我。我愛這名字所屬的語言。在我的心靈深處，永遠有一眶眼淚，一滴一滴地滲出，暗暗地滴在你的記憶上，使之新鮮，使之芬芳，在我的心頭。

(一八二九年)

三十七

一八三十年的一天晚上，走進巴黎的一所教堂中，我看見抬進一具少女的棺木，蓋着白布。這棺木令我想起葛萊齊拉。我隱在庭柱的影子中。我夢想着普洛西達，我哭了好

久。

眼淚是乾了，但是掠過我的思想的這悽慘的葬儀的陰雲，永遠不會消滅。我默默地回到我的房裏。我舒開在這長篇累牘中寫着的記憶。我流着眼淚一口氣寫下了這題作「初悼」的長詩。經了二十年的間隔，往事俱已淡忘，但這是我心中最初的一泓靈泉中湧出來的感情的樂曲。人們依然可以在其中感覺到受傷的永遠不能痊癒的內心的敏感的情緒。

下面便是這幾節詩，創傷的香膏，心頭的甘露，墓地之花的芳息。其中只是缺少葛萊齊拉的名字。世間，假如有一顆相當純潔的晶石，能夠裝進這眼淚，這回憶，這名字的，我使將牠嵌入詩句之中。

## 初悼

潮聲澎湃的桑朗海濱，  
 碧濤在橙樹根際捲奔；  
 芳香的籬下，傍着小徑，  
 在心懷撩亂遠客的足畔，  
 一塊小小的墓石，隘狹，無情。

詩見拉氏詩集和聲集 (Les Harmonies) 中原註云：一天一位婦人請我伴她同赴聖洛霍教堂中晚禱。牧師唱頌讚詩的時候，我站在庭柱的陰影中，柱上懸着一幅童女出殯的圖畫，棺旁盛開着百合花。

紫羅蘭的葉底隱着惟一的姓名，

這名兒從未有恁聲答應。

客者趑趄不前，

撥開野草，讀取石上年日，

眼中便湧出清淚數行；

道是『她正是十六芳齡，便這般地早年殞殞！』

但我緣何念念於既往的情景？

任風在號，任濤在吟；

去罷，去罷，悲之念，

我寧幻想，不願涕泣泫零。

道是『她正是十六芳齡，』是的，十六芳齡，

如今及笄的青春不再在她的額際輝映；

這燃燒般的海濱的光線，

再也不能回射自她可愛的雙睛！

惟我仍然與她依稀相見，

正如靈魂中的思念永遠難泯；

恍若她在此間被人遺棄，音容宛似生平，

一如我們海上初次接談的時分——

她的視線凝集在我的眼中，

黑髮隨風披散，腮際掠過帆影，

傾聽着漁子夜歌，在清新而滿荷芳香的微風裏，



指點晴空碧月，恰似夜間怒放的花朵，  
和水上浮沫如銀，

道：『爲何空際和我心都這般的明淨？

從來這碧穹不會散放着如許光焰，

從來，這浪沫消處的沙色如金，

這天際諸峯璀璨的山嶺，

這水灣戴簇着悄靜的樹蔭，

這海邊光色，浪中原野，

不會令我如此春懷蘊漾，模楞無定！

爲何我從未如今晚般的幻想？

● 從拿破里灣上遠望，依什亞及普洛西達島，雙雙浮露波間，綠蔭漪漪，故稱浪中原野。

心際似有星星冉冉上昇？

你，晨之子，請爲我言，

在我未存在的你的鄉土，

此夜是否這般的美麗光明？

於是便在我們身傍坐下，舉目望着母親，

額角靠在她的膝上，入睡輕勻。

但我緣何念念於既往的情景？

任風在號，任濤在吟，

去罷，去罷，悲之念，

我甯幻想，不願涕泣淅零。

她眼何其純潔，雙脣何其愁正！  
 沐於她的視線之中，光波萬傾！  
 縱是納涓湖水，<sup>①</sup> 不會被微颺吹縐，  
 也難比牠湛碧透明。  
 在牠的靈中可以讀出她的思想，  
 目光中滿含天真的清白，  
 低垂的臉底不生微曇；  
 額際也從未留有世慮的刻痕，  
 她心中一切都在歡躍，

① 納涓湖 (Le Lac de Némis) 在羅馬附近之阿爾平山 (Monts Albains) 中，以清澈幽靜著名。  
 古時將此湖獻納於狄安娜神 (Diane) 故有「狄安娜之鏡」(Mirroir de Diane) 之稱。

偶時，青春的微笑，微喟地，

噓自如暮天彩虹般的半抿的嘴唇。

笑顏從無陰翳遮掩，

愉悅的光芒不會掠過浮雲，

她的步武，漫如，悠如，搖曳，

有如落日戲波，飄浮無定。

碎銀般的聲音，

恰是她童心未改的靈魂純潔而清晰的回聲

靈魂的音樂，一切都在歌唱，

空中都充滿愉快，隨風上昇。

但我緣何念念於既往的情景？

任風在號，任濤在吟；

去罷，去罷，悲之念，

我寧幻想，不願涕泣泣零。

我的影像初次銘刻她心，

恰如朝興啓眼，便有一線陽光透進。

自茲以後她便對一切淡漠，

自從她愛，宇宙便成了愛情。

我便成了她眼前浮現的歡樂難言的宇宙的一部。

她的生命融和了我的生命，

在我的靈魂中她能看出天上的希望，人間的福幸。

目前的一刻令她全心沈湎，

她便渾然忘了人間的畛域時辰。

我們未識以前的生涯是全無記憶，

而在一個麗日佳宵之後，「未來」便利時築成。

她將心事託付和婉的上帝，

冥冥中似在微笑君臨。

未同身世憂苦，她心中充滿快樂，

在愛戴的壇前敬花申忱。

一手將我挽住，趨向廟階拾級同登，

我如孩提般的任伊擺佈，她在我耳邊輕輕說道：

請和我祈禱，假如無你存在，從何認識天眷垂恩？

但我緣何念念於既往的情景？

任風在號，任濤在吟；

去罷，去罷，悲之念，

我寧幻想，不願涕泣泫零。

正如，

一池泉水，

彷彿湖沼渚匯湖濱，

蔚藍而明淨。

水面的行風已被遮斷，

熬涸的陽光也被蔽隱，

中有白鳥恰如入泳。

長頸沒入水裏，頸際圍着水紋。

入晚更有搖曳的星星，  
共同點綴這整片明鏡。

但是當牠向別處澗泉飛行，

濕重的翅膀打在水面，波浪騰掀，

水底的圓天便被冲破，

紛然墜下簇簇的白翎。

恍如已被猛鷲攫噬，

飛散的毛片告知死訊。

蠱人的藍色從茲褪暗，

僅有沙粒逐浪浮沉。

恰是：

自我去後，她靈魂便顫慄不寧，



光芒從此黯淡，

垂亡的殘暉即復湮淪。

竟不期待再次的邂逅，

不為可疑的希望減削憂忱；

毫不怨尤人生的痛苦，

一口便將苦杯乾飲。

僅以最後的滴淚，

遽爾淹溺其心。

有如，池畔白鳥，

——白鳥無她美麗單純——

夜時在翼下折疊了長頸，

就此默然棲臥，

距「生之薄暮」尙遙，竟長眠不醒。

但我緣何念念於這既往的情景？

任風在號，任濤在吟；

去罷，去罷，悲之念，

我寧幻想，不願涕泣泣零。

十五年來長眠在泥土的墳墳，

不會有眼淚洒上這最後的麥兜。

迅速的遺忘，死者第二重的衣衾，

已將導向海濱的小徑蔽隱；

不會有人來撫過這斑駁的墓石，

不會有人爲她祈禱思存。

當我回溯我生的時日。

我欲一一向亡靈薦問。

觀此相親遺跡。

恍如天際星辰流墜，曷禁淚落紜紛！

她，我的童時初識，她崇潔而柔和的光輝，

依然在我心頭朗照，與我存溫。

但我緣何念念於這既往的情景？

任風在號，任濤在吟，

去罷，去罷，悲之念，

我寧幻想，不願涕泣泫零。

多棘短樹，枝葉蒼黃，

這便自然爲她留下惟一的碑證。

烈日煨灼，海風侵陵，

恰如心頭生根疚仄，

寄生岩石，却無綠萼爲牠蔽蔭。

路邊灰粉，白蒙葉面。

迤地低枝時，被羊羣啃嚼，

間有一枝花朵，有如一團白雪，

飄了一天兩天，

在未吐香時就受暴風襲擊，

凋落飄零，

有如尙未成年的生命。

啾啾小鳥，棲在款擺的枝頭。

歌吐哀音。

哦，請告訴我，

花兒容易憔悴，地上是否有處再進？

舊時往日，我欲重尋！

悲哀的記憶，或能助我吐舒鬱悃！

去罷，幻想，向我的靈魂去處！

我心沈墜，我淚將盈。

我就這樣以筆底書成的眼淚，來懺悔我十八歲時候的心的負義和無情。重讀這詩的時候，我不能不讚美拿破里灣中如泣如訴的透明的波濤永遠地爲我滾滾流着的清新的倩影，而不自怨自艾！但是在天的靈魂都能原諒人的。她的靈魂已原諒了我。你們也原諒我能！我哭過了！

## 後記

關於拉瑪爾丁的生平和作品，凡讀過法國文學史的人都能道其詳。我不想作非必要的介紹而耗讀者寶貴的時間。

葛萊齊拉實有其人，不過不是如書中所稱的「珊瑚女」，而是拿波里城一紙烟廠中的工女。拉瑪爾丁旅意時在一八一一年，據計算，那時他應該有二十一歲了。

譯此書的動機，純是一時高興。若說是也算淘掘法國文學遺產中一顆並不燦爛燦的明珠，則我並無此種奢望。

本書從原文法語譯出，註釋則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承友人瑜清借我數種不同的版本，並爲我悉心從原文校閱一番，費了他不少可貴的晨夕。我在此向他申謝。

書中錯誤的地方，總不能說是沒有的。我希望每個讀者都是吾師，所以大膽地從竊底檢出來呈諸讀者的面前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

陸蠡記



